

文件

L·班台萊耶夫著

夏懿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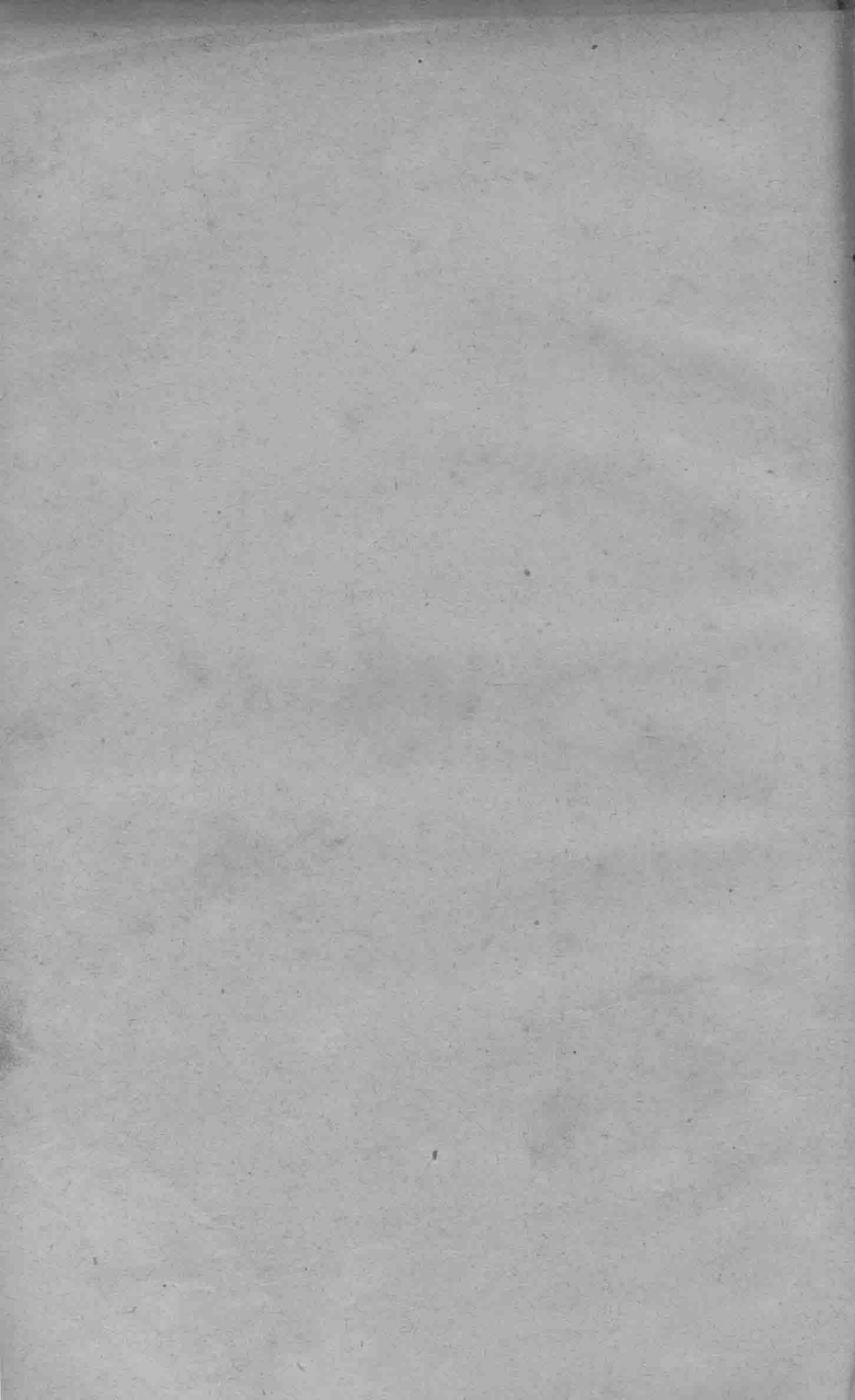
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0.30

文 件

L. 班 台 萊 耶 夫 作



我在年幼的時候曾當過牧童，給地主蘭特綏夫牧過外國種綿羊。後來我曾在尼古拉菜也夫城做過木匠。後來我又被編到海軍裏去。隨後革命發生了。後來我自然是去打仗。隨後人家會教我讀書寫字。後來又教我算術。

我現在却在管理着一個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至於我為甚麼管理布喬尼畜牧蘇維埃農場——我將留在以後講。我現在要講的是一件極小極不重要的，即我有一次在前線被虜的事情。

這是在內戰時代的事情。那時我是雜瓦盧亨同志的布喬尼騎兵特務隊裏的戰鬥員。我那時候非常年青：二十四歲。

那時我們和我們的師團駐紮在一個小小的德里村上。

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而前面却是烏拉凱將軍那畜牲在進逼着。

我們退却了。

我記得，我有兩天不會睡覺。我記得，我走路一勁兒搖幌。老是磨擦着那左脚上的瘡。那時候我還有兩條腿呢。

噯，我記得，我在院外的一個小櫬上脫着左脚的靴子。我一

面脫靴子，一面想：

“哎呀，”我想，“我現在可怎麼走路呢？媽媽的，磨擦出這麼多的泡！”

當我正想到這裏，把靴子脫下來的時候，——從我們司令部來了一位傳令兵。

“特洛費謨夫！”他喊。“快些！你得上司令部去！雜瓦盧亨同志要你去！”

“是，”我說，“咄！”

我拾起靴子和包脚布，便用一條腿走到司令部去。

“嘿，”我想，“見了什末鬼了？人家的脚痛的要命，可是又要你跑得像小孩子似的！”

“是的！”我說。“你好嗎？黨代表。叫我幹嗎？”

雜瓦盧亨正坐在窗台上，在數衣服上的鈕子。他一向就好數鈕子。他是個神經病的人。他是頓河的一個礦工。

“坐下，”他說，“坐在椅子上，特洛費謨夫。”

“是，”我說，我便在椅子上坐下了。我把靴子和包脚布握着擱在膝蓋上。他從窗台上下來，把鈕子摸了一下便說：

“是的，”他說，“特洛費謨夫……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給你辦。請你向我宣誓，在革命的名義下，如果有必要，你便肯犧牲。”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合了眼睛。拋開脚布。

“是，”我說。“我肯犧牲。”

“那麼，你把靴子穿好吧！”他說。

我迅速的穿上靴子。把瘡伸到靴裏面去。把靴筒提上。把靴踵在地上蹣了一腳。

“啊哈！”我說。“我已經穿好了。你說吧。”

“好，”他說。他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文件來。是一個打有兩塊火漆印記的大紙信封。“就是這個，”他說，“你把牠拿去吧！你牽匹馬，趕快到盧甘斯克騎兵司令部去。把牠當面交給布喬尼同志。”

“是，”我說。“我去交給他。我當面交給他。”

“特洛費謨夫，但你要知過，”雜瓦盧亨同志說，“我們的處境是很險惡的，我們的處境是很糟糕的……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你的任務是很危險的。我簡直是送你去死。”

“是的，”我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很知通……”

“也許，”他說。“白衛軍也許把你用槍打死，也許把你活捉去。因此，你要留神，——在文件裏面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啊。”

“是，”我說。“我決不把文件給白衛軍拿去。我一定同文件死在一起。”

“在緊急的時候，”他說，“你就把牠毀掉。倘若你能到達盧

甘斯克，報告的內容有很簡單的幾句便夠了：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前面却有烏拉凱將軍在進逼着。乘那被分散了的哥沙克隊伍還沒有聯合起來的當兒，必須從後方把他們全數消滅。用最高的代價奪取軍事中心。我們師團裏已經沒有多少士兵了。敵方的士兵有我們的兩倍多。沒有緊急的援助——我們便完結了。”

“明白了，”我說。“我們要完結了。你把文件給我吧，同志……”

我把文件拿到手裏，看一看，摸了摸，把襯衫解開便把牠望皮帶裏面的貼胸一塞。

“再會，黨代表！”

“再會，”他說，“特洛費謨夫。但願你活着回來啊。”

我跑到門階上去。閉了眼睛。便把靴踵蹙了一腳。

“呵嘿！”我想。“唯獨這個妖精，這個瘡太為難我了！”

我跑到牧場去。我們的馬正在那裏玩耍——垂着頭，在咀嚼雜草。

我挑了一匹最好的馬黑人，這馬是很出奇的，它是俘虜來的澳洲馬。我把鞍子理了一下，跳上去，把腰一灣，用靴後跟在馬肚上打了幾下，便飛跑起來。

我的黑人和林妖一樣飛跑起來。我們沿着菩提樹下的砂 飛

跑，菩提樹婆婆地騷響着，我的耳朵裏也鳴叫起來了。不用一分鐘便跑出一里路去，可是我的黑人也不過是笑笑，叫叫，搖搖頭罷了……快極了！

一會兒跑過了一架橋……

一會兒繞過了一個燒得禿光光的村子……

一會兒又跑進森林……

森林裏黑黝黝地……濕漉漉地……我間或把頭抬起來，我尋着太陽：有了太陽找路便比較容易。我剛把頭抬起來——樹枝便打到臉上來。我便又灣下身去，又俯到黑人的頭上去喘着氣。

你們要知道，忽然把森林走盡了。我一看——眼前是一條河流。是條什麼河呀？這不是要命嗎？！直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我沿岸往右面跑，我要找一個橋，但沒有找到。轉過來，往左面跑，也是沒有。

這條河非常寬，黑沉沉的——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小頓河。

“唉，”我說，“這多麼倒楣！沒法子，黑人，你就跳進水去吧。”

我徐徐的從懸崖跑下去，把馬勒向水跑。馬就跑近水去。

“喂！”我說。我便輕輕的鞭打起來。我把繩勒着。

黑人不動。

“喂！”我說。“笨東西你怕水嗎？”

黑人立着，搖動着身子。耳朵也動顫起來了。

“鬼東西！”我說。

我於是像一個傻子似的生起氣來了。我一面往牠的身上打，一面呼嘯：

“你快跳啊！……”

黑人跳了下去。便一直投進水底去了。一直投到水的深底裏去了。

我已經不知道，我怎麼來得及離開蹬，不過當我伸出頭來的時候，我一看——祇有我一個人浮在河面上了，我的旁邊，兩俄丈左右遠近，有許多的圓圈在動蕩着，有許多的白泡在往上湧着。

唉，我非常可憐那匹馬……我在這地方的四周游泳了一刻鐘的工夫。我老是期待着，那不是——那不是黑人把頭伸到水面上來了。但是黑人的頭是伸不到水面上來了。牠已經淹死了。

我於是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啜泣起來，便游泳到對岸上去了。

我從水裏爬上去。我的身上像一個淹死鬼一樣的往下流水。把帽子也掉在水裏了，我的靴子也脹大起來。穿這麼軟的靴子走路是很輕快的。

我走了。我沿着小路走。太陽烤着我的左頰，——那麼，盧甘斯克該在右面了——右面還有些希望。我便按着有希望的方向走。在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愈來愈乾了。我的靴子也在乾起來。我的靴子於是一點一點的縮小，我的靴子擠起腳來了。

突然不知是從甚麼地方來了一個人，不是軍人，是一個平民。
穿着農民衣服，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你好，”他說，“兵老爺！”

他便笑了。

我說：

“什麼，”我說，“你笑什麼？”

我有些害怕了。這並不是在村裏散步游樂，這是在前線上，
這不是玩的。

他却說：

“兵老爺，我笑的是您很和氣。”

“什麼，”我說，“我怎麼和氣？你是什麼人？”

“我，”他說，“我以前曾經是一個人，我現在是一個喪家之
犬了。您不要看我沒有尾巴，我終歸是一條狗……”

“喂，你，”我說。“你說得清楚些。”

這流氓漢却笑了。

“你們，”他說，“你們把我的老婆殺了，我剛才把你們的哨
兵用石頭可也打死了。”

我說：

“你怎樣的，把一個哨兵打死了？”

我馬上拿出手槍來。他却捏着自己的喉嚨，撕扯着自己的襯

衫而且高喊着：

“你槍斃了我吧，你槍斃了我吧，馬孟託夫的兒子……”

我於是明白了。我的頭上沒有帶制帽，別人又看不見星章，所以這個人以為我是土匪，馬孟託夫的黨徒，白色的哥沙克。

“誰，”我說，“誰把你的老婆殺了？你快說！”

“你們，”他答，“是你們，是你們老爺們把我的老婆殺了。你們把我的房子也燒了。而且把燻庫，把我的老太太也用刺刀刺死了。謝謝你們吧……”

接着他突然跪下。他並且哭起來了。

“啊哈！見鬼！”我想，“我遇見的是一個瘋子。我對他要怎樣辦呢？”

“你站起來吧！”我說，“可憐的人。走開！你完全錯了：我不是白黨，我却是一個真正的紅黨。”

他站起來對我看。用那樣的，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眼睛對我看。他的眼睛是那樣的大，是那樣的悲哀，簡直真的和狗的眼睛一樣了。

“你走開吧，”我說，“請你走開吧！”

他却在看着。

我非常害怕。其實我是有‘勃蘭寧’手槍，在槍筒裏是有六顆彈丸的，但是我仍然是害怕。心裏似乎有什麼痛苦似的……

這個農夫不做聲。那時我就從小路拐過去而且當心的從他的旁邊走過去了，于是我再往前走。又把瘡碰了，你們要知道，我的瘡又作祟了。當我同瘋子站在一起的時候，我的靴子早就乾透了。

簡直沒有法子來說，這個瘡是怎樣的作祟。我走起路來老是搖幌。

我的背後突然有腳步聲。我回頭一望——原來跑來的是瘋子。他跟我跑了來，並且不知是喊些甚麼。

哎呀！我嚇唬着了，——一點力量也沒有了。連跑也跑不動。我便停下來。我於是舉起勃蘭寧手槍，把槍機開動了。

我自自然是開不響的。在我游泳的時候槍藥殼已經被水淹浸，潮濕了。

然而瘋子站着了。他站下便又喊。道：

“老爺同志，你不要往坟那裏走。到坟的後面你就活不成了。”

我沒有聽懂他的話。……到那一個坟的後面便會活不成？我以爲他是胡謔！我便一直往前面走去了。

在那個時候，我自然不知道，他們是把一切山都叫做坟的。恰巧我便往山上爬起來了。我望山上爬幾步，突然看見——我前面的山上——有騎馬的哨兵。

我馬上猜出，這是出來放哨的。肩章向太陽放着光。捲髮的古班人在閃動。哥沙克的馬刀，大槍……在閃爍着。

雖然我有一個可怕的瘡，我仍舊跑開去了。我跑到叢林裏，拋了勃蘭寧手槍。我使用手往懷裏，往皮帶裏，往我攔着給布喬尼同志的秘密文件那裏摸。

但是——我的尊敬的媽媽呀！我的文件跑到那裏去了呢？我往肚皮上摸去，肚子仍然在那裏，文件却沒有了，沒有了！……文件失落了。

“糟糕！文件失落了！”

然而馬已經從山上跑下來了，我已經聽見哥沙克在叫道：

“喂！站住！……”

我已經聽見馬的喘哮，我已經聽見馬的鳴叫了。但是我不能跑。沒有跑的可能。你們想一想，我的瘡是不允許我跑的，那麼便只好束手待捕了。

我默默的給他們捉了去。唉，簡直沒有法子來說，我是怎樣的默笨呵。

他們圍住我。他們趕上來。他們向我迫近。

幸虧我在那個時候還有兩隻手呢。我像在我們村子裏打架似的，向他們把手舉起來了。有一個人被我打了一個嘴巴，另一個人我給他一個耳光，可是第三個人——第三個人却往我的頭上用槍打了一下子。我跌倒了，便失了知覺。但是我沒有死。

我醒轉來——身上全溼了。水一直往我的鼻臉上流。我真不

知道水是從那裏流
下來的。流進鼻子
裏，流進耳朵裏，
流進眼睛裏，流進
衣領裏，流得滿身
都是。

我高喊起來：

“夠了！請你
們不要灌了！”

我便馬上看見：
我躺在井邊的荒地
上，在我的周圍，

環集着軍官，哥沙克……一個人手裏提一個水桶，另一個人手裏
拿一個瓶子，裏面大概是藥水，或者別的東西……

他們全都俯下身子，全都高興起來……他們用靴子踢我。

“哈，”他們說，“他又活了。”

“他會動了！”

“他會喘氣了，布爾塞維克種子！”

“你起來吧！”他們命令我。

我站了起來，要我怎樣都是一樣的：或者躺着，或者站着，



或者在椅子上坐着。我站起來，我的身上全濕透了。我的身上老是往下面流水。

“那麼樣辦？”他們說。“把他帶到那裏去？”

“對他，”他們說，“對他沒有甚麼可客氣的。把他，把忘八一直帶到司令部去吧。”

他們把我解往司令部去。我一面走。我的身上一面往下流水。我便，你們要知道，我便一面難堪的想……

“是的，”我想，“特洛費謨夫，你的命要沒有了。你現在邁的是鬼步。”

並且，這種鬼步——也不是容易邁的步。同志們，我的瘡完全爛透了。我的瘡簡直是要我的命。簡直和用鐵鉗來夾我一樣。唉，走起路來非常的困難。

“是的，”我想“特洛費謨夫！……你已經甚麼滋味都嚐到了，夠了。你的瘡已經不會再長久的爲難你了。布喬尼的部下特洛費謨夫，在半點鐘之後他們便會把你槍斃了。”

“嘿！……布喬尼的部下！”我想。“媽媽的！被擒了！把文件遺失了！忘不掉的是：布喬尼的部下把文件遺失了！遺失了！……”

“呀，”我想，“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難道我真的把文件遺失了嗎？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把文件遺失了的。我不敢……”

我便偷偷的往身上摸索。你們要知道，我一面走，我一面趕起，我實際上却當心的往懷裏摸索，在褲子裏尋找，往腰裏拍打。並沒有文件。那麼，這便沒得說了！這便是很大的幸運，如果帶着文件被擒了，那可就更糟糕。這樣的死去——却輕爽極了。我們的文件仍然沒有落到馬孟託夫手裏去。在良心上仍然是說得過去……

“你站下吧”衛兵說。“你站下吧，布爾塞維克！已經到司令部了。”

我們走進司令部，走進一個穿堂裏去。又走進一個不明亮的房置裏去。他們便向我說：

“你等一等，”他們說，“我們現在報告值日軍官去。”

“好吧，”我說。“你們報告去吧。”

走了兩個，有兩個便同我一道留下。我站了一會便說：

“同志！”我說。“我們同你們本來是弟兄。本來是同鄉。我們都是從同一塊土地生長的孩子。你們以為怎樣？同鄉，”我說，“你們聽我的話，我求求你們，請你們關照些我的苦難的處境。同志們，”我說，“我請求你們！請你們允許我在死前把靴子鬆開來！……我的瘡太痛了。

有一個說：

“我們不是你的同志。渾蛋！你把俄羅斯出賣給猶太人，現在却又脚痛了。那沒有甚麼，我們可以把你同瘡一起槍斃了。你忍

耐些吧！

另一個說：

“真可憐，那又有什麼呢？讓他把靴子鬆開來好了。可以的，同鄉。你把馬靴脫下來吧！”

我趕快坐到角落裏那條襪上去，險些沒有用牙齒把靴子從腳上咬下來。脫下一隻靴子便去脫第二隻靴子……呵哈，鬼才知道，把光光的腳指伸開來是怎樣的舒服，是怎樣的受用。你們要知道，這麼往宅上面一搔，往宅上面一摸，簡直快樂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來。我是再也不願意把靴子穿起來了。

我在陰暗的處所的條襪上一面坐着，一面搔腳後跟，在腦袋裏已經完全起了別一種念頭。壯氣的念頭。

“鬼才知道，”我想。“我的事情不見得怎樣不好辦。並且誰有權力逮捕我？我做過甚麼壞事？我是紅黨嗎？在我的身上並沒有寫着，我是紅黨，——在我的身上並沒有紅軍的星章，在我的身上更沒有證據。現在還沒有來由槍斃我。同志諸君，我還可以同他們糾纏幾句的……”

但是——我沒有來得及搔完癢——門就開了，他們喊：

“把俘虜帶進來！”

“喂，俘虜你快些把靴子穿好！”我的守衛兵們向我說。

我於是穿起靴子來了。我起初自然是把右脚裹好，把靴子穿

上。然後來收拾左腳。

我拿起腳布來。突然間——這是甚麼東西呢？我拿起腳布，用手摸去便看見在那裏有個東西。有一個紙似的東西。原來是文件！我的好媽媽呀！

文件自然是給水浸濕了，自然是破爛了……像一塊破布似的，儘是皺紋。媽媽的！文件是沿着褲子落到皮靴裏去的。你們知道嗎？文件便擱淺在皮靴裏面了。

這可怎麼辦呢？

請你們告訴我，我應該把文件拋掉嗎？拋到條櫬下面去嗎？若果這樣，他們要把文件尋去的。他們只要來擦地板便把文件尋去了。他們一點力也不用費。

我把文件揉成一團，在陰暗的處所便偷偷的塞到衣袋裏去了。我於是趕緊的穿上靴子便站了起來。

我說：

“我已經穿好了。”

“那麼，我們就走吧，”他們說。

我們便走進司令部的房間裏來了。

有一個軍官坐在桌子後面，人還沒有什麼，面孔也是十分和藹的。年紀很青，白睫毛。他甚麼惡意也沒有地在看望着我。

然而在他的前面桌子上有一塊石頭。你們知道嗎？那是很大

的一塊圓滑的石頭。軍官一面笑，一面輕輕的用手摸那塊圓石頭。

我不由的也往那塊圓石頭上面看。

“怎麼的？”軍官說。“你認識這塊石頭嗎？”

“你說甚麼？”我說。

“我說的，”他說，“我說的是這塊石頭，這塊小石頭。”

“不，”我說：“我不認識這塊石頭。”

“怎麼的？”他說，“你真的不認識這塊石頭嗎？”

“我一輩子，”我說，“我一輩子從不會動過石頭。我，”我說，“我是一個木匠。我簡直不知道，我曾經對你們有不對的地方。到底是爲着什麼？我只是一個木匠。我在一路上走着走着……你明白嗎？便突然……”

“哈，”他說，“便突然有一個哨兵站在大道上。是嗎？你這個木匠於是拾起這塊石頭向哨兵的頭上打去……用這塊石頭把哨兵結果了！”

他突然跳起來。把牙齒咬得一勁兒發響。便大聲地喊：

“婊子養的！你到我的身上來討便宜。我把你的鼻子掛起來。我把你用火燒！我給你一頓亂鞭喫！……”

“呀，”我想，“你真是一個魔鬼！你竟至想給我一頓亂鞭喫！……”

“噯，”我說，“沒有什麼。我也許以前打折過你這個馬孟託夫

的兒子的兩腿。我收拾你們這些寄生的貴族，已有一年半了。你明白了嗎？”我說。“你還是孩子一輩的呢？”

真是鬼主使我來說這些話！即使他再小一輩又能怎樣呢？那兒全是什麼意思也沒有的。

然而他咆哮，他惱怒了，他朝着我的臉喊：

“噢噢！你是布爾塞維克嗎？你是‘同志’嗎？你是猶太人的間諜嗎？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這再好沒有了！……”

“朋友們！”他向他的哥沙克們喊，“快，把他搜查一下。把他，把這個忘八全身上下搜查一下。”

呀，我馬上戰慄起來。我退後一步。我睜不開眼睛了。我把我的手握成一個簡直把指甲都要刺進手心的拳頭。

但是你們要知道，我真是走運，這個時候兩扇門立刻敞開來，有一個年青的軍官跑進來，喊道：

“諸位！諸位！對不起……將軍來了！”

他們全都跳起來。全都蒼白了臉。連那寄生貴族也跳起來，也蒼白了臉，同一個死人一樣。

“呀！”他說。“這可怎麼好？我的老天爺！”

“立正！”他喊。“趕快把哨放出去！趕快全都到街上去——恭迎將軍大人！趕快！”

於是所有的人便全都跑向大門去了。

只剩下我同一個看守我的穿英國皮靴的青年哥沙克。這就是可憐我的和允許我把靴子鬆開來的那一個哥沙克。你們知道嗎？

他就在門旁站着，玩弄着槍，向我的臉上望着。你們要知道，他的眼睛是很曖昧的。似乎正在微笑着。或者，這正是吃驚的眼睛？也許他害怕？他害怕，我要跑吧？

我不知道。我沒有工夫來細想這一套。我把手伸到衣袋裏去，抓住文件便想：

“這正是，”我想，“再糟糕沒有的事情：我把文件攔到甚麼地方去呢？我是必須把文件消滅了的。但是怎樣來把文件消滅了呢？用甚麼方法來把文件消滅了呢？把文件拋掉是不成功的。這是很顯然的事情！把文件撕碎了更不是辦法。你們也是十分知道的！你把文件撕碎了，然後那些鬼東西會把牠一片一片的黏到一起去的。不，這要想出一個妥善的措施。”

你們要知道，我一面站着，一面摸着文件，並且一面望着我的監視人。然而我的監視人的確是在微笑着。我往他身上看看，——他正在微笑。他的面相是非常可疑的。他好似在同情我，又好似在恥笑我。誰知道！最主要的是——他老是拿步槍玩弄着。

“那麼，”我想，“如此這般的把文件交給他，怎麼樣？那麼，碰巧得很，朋友，請你拿去請你替我藏一下……”

“不，”我想，“不，這樣做不得的。這個人的面相仍然是非

常可疑的。他麼，”我想，“是一種偵探的臉相。”

但是，我的惡魔！我把文件攔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終於打定了一個主意。

“嘿，”我想，“我的好媽媽呀！這有甚麼遲疑的呢？最好是把文件吃到肚子裏去！……你們知道嗎？我把文件吃到肚子裏去！便乾淨了。”

我把文件馬上拿出來。這已經不是文件了，自然，——這怎麼會還是文件，——這很簡單的只是一個硬紙團。像一個小麵包一樣。像一個用紙做成的餅一樣。

“呀，”我想，“媽媽！我怎麼樣來把文件吃下去呢？我怎麼樣來開始吃呢？我從那一面開始吃呢？”

我實在是難死了，你們是知道的。這本來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紙本來不是粗麵包。同時也不是什麼好吃的東西。

我於是看了看我的守衛兵。

他正在微笑着！你們知道嗎？白匪正在微笑着！……

“嘿，這是怎麼回事！”我想。“那麼，你是真的微笑着嗎？”

我於是厚着面皮，惡意的把第一塊文件吞到嘴裏去。便悄悄的咀嚼起來。咬動起來了。

你們要知道，我咬動是白費力氣的。我於是便大嚼起來了。

我怎樣對你說呢？自然，因為不習慣，是不很有味道的。那

是是一種說不出的口味。嚙起來是很困難的。然而最主要的是沒有鹽，甚麼也沒有便那麼乾燥的咀嚼着。

然而，你們要知道，我的守衛兵却不再微笑，也不再玩弄步槍了，便認真的來監視我。他突然向我說……輕輕的說：

“喂！”他說。“你吃麵包有鹽嗎？”

你們知道，我一定是吃驚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於是不再咀嚼了。

但這時在窗外，在大街上他們正在嘶叫，高喊：

“萬歲！萬歲！萬萬歲！”

馬車彷彿是駛到近前來了。馬鈴鳴叫起來。我沒有同平常一樣的來得及驚奇，在穿堂裏的聲音便響了起來，鎗托也便搗響着，我的哨兵便像一個木偶似的僵立在門旁了。我可也嚇壞了。我把我的白色的餅子揉成一團，便把牠整個的塞到嘴裏去。我把牠塞在嘴裏，用力把嘴唇閉住。我站在那裏，沒法呼吸。連唾沫都不能嚙了。

當兩扇門敞開來的時候，一大羣人便擁進來了。

走在前面的便是將軍。一隻高身材的，帶一頂古班皮帽的，斜眼睛的狗熊。他腰裏的佩刀一勁兒叮噹。隨行在他的後面的是軍官，書記，傳令兵。他們全忙得要死，滿處跑，給將軍拿椅子；尤其是值日的軍官在司令部裏異常的忙碌。這個值日的寄生貴族竟至像一尾狐狸似的阿諛他的將軍。

“請恕罪，”他說，“大人，”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尊駕到來。我們，實在的，料想大人正在葉列諾夫科指揮軍隊作戰。”

“是的，”將軍說。“你們料想得一點不錯。葉列諾夫科的戰事已經結束了。紅軍敗退了。靠上帝的保佑，我們的隊伍攻下斯拉萬西爾布斯克，經過奧里霍瓦往盧甘斯克開拔呢。”

他走到掛有一張軍事地圖的牆壁前面，便用手指指點解釋着，他們的軍隊往那裏開拔和爲甚麼開拔。

他於是把我發現了。

“這一個，”他說，
“這一個人是誰？”

“這是，”他們說，
“大人”這是一個俘虜。
他在半點鐘以前用石頭打死我們一名哨兵。他是在我們的境界裏被騎兵偵察隊捕來的。

“呵哈，”將軍說。
他於是走近我來。便又咬了兩次牙齒。



“呵哈，”他說，“我的安琪兒！你也有今天嗎？你也會被擒嗎？！你們把他審問過嗎？”

“沒有，”他們說。“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審他。”

“那麼你們把他搜查過了嗎？”

同志們，我沒有靈魂了。我加緊的咬住牙齒，想道：

“是的，”我想，“很對！我的安琪兒是被擒了。”

在這個時候，所有的人全沒有做聲。全都面面相覷。全聳着肩膀。巧得很，他們實在不知道搜查過沒有。他們的的確確摸不清是搜查過沒有。

你們想想看，於是我的同鄉，就是那位穿英國皮靴的哥沙克便忽然走出來。

“這是很明顯的，”他說，“大人。我們把他搜查過了。”

“你們在甚麼時候把他搜查過了？”他說。

“我們在那個時候，”他說，“在他失掉知覺的時候，在他躺在井邊失掉知覺的時候便把他搜查過了。”

“那麼你們搜查得怎樣？”他說，“你們什麼也沒有搜查出來嗎？”

“不，”他說。“我們搜查出來了。”

“有什麼東西？”

“沒有，”他說，“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只搜查出一團布來。”

“搜查出一團甚麼樣的布來？”

“就是這個，”他說。他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布團來。說良心話，我一輩子從不曾看見過牠。一團很平常的粗劣的布條。牠是人們用來結縛草鞋的，但是牠實在不是我的東西。上帝是有眼睛的！

“是的，”將軍說。“這是一個很可疑的布團。這是你的嗎？”他問。

你們要知道，我不過只能把頭動一動，搖幾搖，若是說出，“不，這不是我的東西，”這句話是不可能的。我的嘴被塞住了。於是，你們要知道，那個哥沙克便又走出來。

“大人，”他說，“這個布團並不是危險的東西。這是，”他說，“這是，木匠用的尺。這裏的木匠全用布團來量東西，用布團代替尺。”

“木匠用布團代替尺來量東西嗎？”將軍說。“那麼你是一個木匠嗎？”

你們要知道，我抬起頭，點幾點，仍然是沒有法子說，“是，我自然是一個木匠。”我的嘴仍然是被塞住了的呀。

“這是怎麼回事？”將軍說，“他是一個啞巴，不是？”

“不，不，”一個軍官說。“大人，我應當向你報告，五分鐘前這個啞巴在這裏喧鬧過來，我們把他吊殺也還太輕呢。並且，”

他說，“他曾經給我一個很大的侮辱……”

“那麼，”將軍說。“這再好沒有了！那麼，”他說，“把椅子給我拿過來，我來審問他。”

他坐在椅子上，把兩隻手往馬刀上一拄便說：

“喂，”他說，“倘若你現在不向我說出，你是做甚麼的，你是從那裏來的，——那我便給你個痛快。我也不問，我也不審。你聽清楚了嗎？”

我自然是聽得清楚的。這有甚麼特別難懂的呢？事情是很顯然的。給我個痛快。不要問，不要審。

我沒有做聲。將軍也沉默一下才說：

“倘若你是一個布爾塞維克間諜，你便供出部隊的名稱，鎗刺和馬刀的數目，司令部在甚麼地方。倘若你是此地的木匠，你便說明，你是從那一個村子來的……”

你們看出來了嗎？我一定要把村子向他說明的。咳！……

“我的村子，”我想，“我的村子，你們是非常熟悉的：埋葬地省，坟墓縣；棺材村。”

我想說，但是說不出來——嘴被塞住了。我只有一件事是忘不掉的：

“把我，”我想，“在我死後，是不能把一個死人的嘴弄開的。我現在若是一張開嘴，文件便掉出來了。那可就有戲唱了！……”

“不，”將軍說，“看樣子，這是一個要命也不肯開口的那種黨代表中的一個。這種，”他說，“這種東西是很快便把自己的舌頭咬掉的。不過，”他說，“我有一個吩咐。請你們用槍柄來試驗他一下。你們明白了嗎？當他肯說話的時候，把他領到我的房間裏來。我要喝茶去……”

“但是，”將軍說，“你們要當心，——別把他打死了。我們甚麼時候都來得及把他打死的，我們首先要弄出口供來。你們明白了嗎？”

“大人，”他們說，“這是一定的。我們是不會把他打死的。我們一定照命令辦。”

於是將軍走出去喝茶去了。他們把我領到隔壁屋裏去便命令我把褲子脫下來。

“你，”他們說，“木匠，你把作業服脫下吧。”

我開始脫作業服。我開始脫可貴的布喬尼軍的制服。

焦急，我是不焦急的。因為，你們要知道，當別人預備打你，你還去急急的脫衣服，那是很可笑的。

我一面慢慢的，輕輕的解衣鈕，我一面想：

“我的情形，”我想，“實在是糟糕。倘若他們打我，我也許要喊的。我喊起來——那那文件便一定要從嘴裏掉出來。所以很顯然的，我是喊不得了。我要一聲也不出才是。”

於是強盜們在屋子的正中放下一個條櫬，用一件大外套把條櫬蓋上，便向我說：

“你躺下吧！”

他們從槍上把槍柄拿下來，把槍柄用一種液體塗抹了。也許是用醋塗抹的。或者是用鹽水塗抹的。我不很知道。

我躺在條櫬上。

我的肚子向下，背朝上。我的背是脫得光光的。我還記得，有一個蒼蠅馬上便落到我的背上來。但是我還記得，我沒有攆他。他在我的背上搔一下，跳兩跳便飛去了。

他們便在這個時候用槍柄往我的背上打了一下。

我對於這個毒打一聲也不會響，我只是一面更加咬緊牙齒，一面想：

“只要，”我想，“只要我不喊。那麼就是上帝的恩典了。”

我的文件是完全咬軟了，我便偷偷的把文件往肚子裏嚥。他們打我，我爲了代替吶喊嘶叫便馬上嚥進一塊文件去。我沒有做聲。但是，自然是很痛的，他們自然一點也不憐惜的用力的打我！他們往我的背上打，往我的這個地方——背下面一些的地方打，往我的肋上打，往我的腿上打，往我的身上到處亂打。

我是痛得慌。但是我不做聲。

軍官們全都驚奇起來了。

“喂，”他們說，“這真是一個怪物！這真是一個標本式的！來吧！……朋友們，打呀！……請你們把他打到半死。打到他願意講話！打到這惡黨叫哼起來！”

他們便又加力鞭笞我，槍柄重又加力噏響：

“—！ —！ —！ ……”

我却把頭往條襁上倒下去，咬住牙齒不做聲，便一直的不做聲了。

“不，”一個軍官說，“這個事情是不十分妙的。他這是做甚麼？他這惡魔也許真的把他的舌頭咬下了呢？……喂，請你們停一下！……，，

他們停住手。他們氣咻咻的。可憐的東西們是累了。

“你呀！”一個軍官說。“你真是一個木匠吧！你要不要答覆我？你說！”

我這個傻瓜却答：

“不，”我說。

我便把牙齒鬆了開來。我便把嘴脣張了開來。我這樣一來嘴裏的東西便掉出來了。嘴裏的東西便落到地板上去了。

咳！我有多麼痛心！……

“喂，”一個軍官說，“是甚麼東西從他的嘴裏掉出來了？闊羅列夫，你看看！……”

闊羅列夫走近去看。一面看，一面說：

“是一個舌頭，大人……”

“甚麼？”軍官說：“你說甚麼？舌頭？！”

“正是，”他說，“大人，在地板上有一個舌頭。”

我痙攣起來了。

“嘿，”我想。“也許我真的把舌頭同文件一道咬壞了？”

我把自己的舌頭轉動一下，便是我自己也很難明白：這是甚麼東西？這是舌頭或者不是舌頭？我的嘴裏又難受，又痛苦：有墨水，有火漆，有鮮血……

我往地板上望去，便看見：

是啊，真的在地板上有一個舌頭。在地板上有那麼一個很平常的，紅色的，血淋淋的舌頭。在舌頭上面還落着一個蒼蠅。你們知道嗎？我是怎樣的難堪啊，你們知道嗎？

同志們，那是舌頭啊！那是自己的舌頭啊！那並不是別人的舌頭啊！最主要的是——有一個蒼蠅落在舌頭上面。你們想得到麼？一個蒼蠅落在我的舌頭上面，我都不能把牠，把魔鬼趕走。

這一切是太使我難堪，我便哭起來了。上帝是有眼睛的！我簡直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我躺在外套上便痛哭起來了。

強盜們立在周圍，非常吃驚，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個時候有一個軍官說：

“關羅列夫，”他說，“你把牠拿過去！”

“是，”關羅列夫說。“我把誰拿過去？”

“把舌頭，”他說，“我叫你把舌頭拿過去。傻子，你聽不清楚嗎？”

“嘿，”我想，“不！你們太開玩笑了。我不能允許你們來作踐我的舌頭。”

我很快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把我的眼淚和嘴裏所有的東西都嚥到肚子裏去，我伸出臂膀，拾起舌頭便把牠塞到嘴裏了。

我險些沒有把牙齒弄斷了。

我的媽媽！我甚麼時候也不會看見過這樣的舌頭。又堅硬。又結實。這簡直是石頭，這並不是舌頭……

我馬上便明白了。

“媽的，”我想，“這並不是舌頭。這是火漆。你們知道嗎？這是我們的黨代表，雜瓦盧亨同志的火漆印記。”

哈，這有多麼使我發笑。

我用牙齒把這一個火漆的舌頭很快的咬斷便偷偷的把牠吞到肚子裏去了。

我躺在那裏。使我好笑得沒有法子再躺下去。

我的背發熱，我的骨頭髮痛，我却險些兒要笑出聲來。你們

以爲我笑的是甚麼？

我笑的是那些強盜們倒被我的舌頭嚇壞了。他們真被嚇壞了！將軍是有命令給他們過的！那麼將軍向他們說甚麼來？將軍叫他們把我，有氣息的，不帶傷的領到他的房間裏去。但是他們現在呢？……

有一個軍官——他簡直用手把腦袋抱住了。

“呀！”他說。“喂呀！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他這怎麼的？真的，他把舌頭吃到肚子裏去了！你們知道嗎？他把舌頭弄沒有了！我的上帝，”他說，“這個混蛋！……”

他便把他的四輪椅子挪到我的近前來。

“兄弟，”他說。“你怎麼的了？啊？你爲甚麼哭呢？”

而且我並不是在哭。我是在笑。

“啊？”他說。“也許，”他說，“你躺得很不舒服？那麼你要說話。我們可以拿枕頭給你。你，”他說，“你要枕頭麼？你應該答覆一下的。”

我便答覆他：

“啊啊……”

“甚麼？”他說：

我說：

“嗯嗯……”

我老是搖頭。你們知道嗎？我像一個真正的啞巴一樣。

“是的，”軍官說。“真不假。他是把舌頭吞到肚子裏去了。那麼，他說，朋友們！請你們快些把他送到郊外醫生那裏去。也許，對他還可以有甚麼補救的辦法。也許，他沒有把舌頭咬得一點不剩。也許，可以去縫上的。”

“你把衣服穿好！”他們說。

他們却幫助我穿衣服，他們給我披作業服，給我扣鈕子，好像我是一個小孩子，我不會似的。但是我把他們推開，自己把衣服穿好。我自己把鈕子扣好便立了起來。用自己的腿立起來了。

很顯然的，第一件事——我是要摸摸背脊的。要看一看，到底是怎樣的了。

我可——怎麼向你們說呢？背是發癢的。背變得粘鱗鱗的，變得非常不受用。連腳也變得非常的不受用了。連腿也立不牢了。嘿，腿變得太糟糕了！

“喂，”他們說，“我們走吧！”

我們走出去。我們往空地裏走。我們往前走。我，一個軍官——你們想想看——還有那穿英國皮靴的哥沙克。他姓壽可夫。

“你聽明白了，壽可夫，”軍官說，“請你快些把他領到郊外去。我馬上便來趕你。你要知道，我現在得跑到大人那裏辦件事。”

他把他的軍用刀一掛便跑開去了。

我們經過空地。走着。我，走在前面；壽可夫，却走在後面幾步。他換着肩來架槍。他一聲不響。

我說：

“你聽我說：老鄉……”

他却答道：

“不要做聲！”

我說：

“老弟，你做次好事！……”

他却說：

“走好！不要說話！”

這真是一個怪物。這真是一個走狗！

我於是不再同他談話，便沉默着走路。

你們要知道，我一面走，一面跌交，一面打種種的主意。我老是想，我的事情是完全糟糕了。不論在甚麼地方，不論往那裏去——也不會好的。

你們想想看，我怎麼辦。我跑嗎？有人拿槍跟在背後。跑起來——那仍然沒有任何補救的。

不，我的事情是不愉快的！嘿，我的事情是太不愉快了！只有一件事是使我安心的，我把文件吞到肚子裏去了。這是——最

最要緊的！這便沒有甚麼了。我在死前的良心仍然是受不到任何譴責的……

於是我們來到了郊外。這是我們軍事上的說法。在平常是叫做診療所。或者是叫做醫院。我不知道。

是一個小小的木造的房子。窗戶沒有關。有一個扶梯。有許多的病人坐在扶梯前面和窗戶下面的土堆上。他們排着隊在等待着。

有一個在那裏搖着一隻白綁布裹的受傷的胳膊。另一個的腿上裹着綳帶。第三個老是用手摸着腮——他牙疼。第四個搔着頸賴上的疥瘡。第五個——說不上他是怎麼的了。他只是坐着，抽着烟。自然他們都在議論，在談講，在說笑，在打趣……

我的守衛兵說：

“好啊，朋友們！”

他們向他答：

“託福！你往那裏走，”他們說，“你不排隊挨名次嗎？你坐下吧，你是第十四個來的。”

他說：

“我們不排隊挨名次。我們，”他說，“我們有很要緊的事體。”

“你們從司令部裏來的嗎？”

“是的，”他說。“你們知道，黨代表有病了。”

“喂呀！”他們說。“他身上甚麼地方有病了？”

“他，”他說，“他嘴裏的牙有病了。他想在死前鑲一個特號的金牙。”

“喂呀！”他們說。

魔鬼們哈哈的笑。尋開心。連那個人——那個走狗^o 壽可夫——也哈哈的笑，也找話來尋開心。

“那麼，”他說，“黨代表，請坐，請休息一下，我的上司跑到大人那裏辦事去了。那麼，”他說，“你不要難為情！”

我是不難為情的。坐，我雖然是沒有坐下，我可輕輕的依靠在那個頂柱扶梯的木頭柱子上。

我默默站在那裏，我用背往柱子上搔癢，我沒有理這幾個忘八。

“隨便，”我想，“隨你們開心去吧。你們不也是很可憐的嗎？你們仍然是病人。你們是很無聊的。”

他們譏笑我一些甚麼，我甚至聽也不去聽。你們知道，我正在觀賞景緻。

哈，這景緻有多麼美好！是的，我從不會看見過這樣的景緻。上帝是有眼睛的！甚至在我們的村子裏也不會有這樣的花園和這樣的白楊叢。並且空氣又這樣的清新！蘋果正在放香。天空

那樣的藍，——簡直比黑海還要藍。是的，我簡直準備觀賞一輩子。

我現在所有的是怎樣的一個生命？是一個短促的生命。所以我觀賞，因為以後將會太遲了。有着這個原因我已經要觀賞一輩子。我甚至要把腦袋探伸到天空裏去。

你們要知道，那上司，那帶馬刀的軍官老爺跑來哩。他的臉脹得通紅，他的身上破亂地，狼藉地，好似有誰把他打過一頓一樣。他向我怒吼：

“嘿，”他說，“你怎麼吃舌頭呢？”他說，“你把舌頭吃了，然後好叫我去替你答話嗎？是嗎？婊子養的！……”

你們知道嗎？他一伸手便“啪”的給我一個巴掌。

我對他這種舉動一聲也沒有響，我只是把牙齒咬緊了便往他的頭上回敬了一拳。

嘿，他於是大大的生氣，呻吟，嘶叫：

“我槍斃你！……”

我却給他一個——耳光！又用全力再給他一個——耳光。

他便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坐到扶梯那邊去了。

自然，這些病人要算我兩筆賬。把我的手背過去，向我的太陽穴——把手槍端出來。我却沒有動。我為甚麼要動？……我好好的站立着。

這個時候軍官站起來，把自己的軍官制帽理一理，說道：

“你們等等，我來槍斃他……”

後來他搖一下頭，合上眼便說：

“咳！……我的心裏很不痛快。”

他們很快的把他拉回扶梯階上去，朝着他的臉，玩起把戲來——各人用各人的東西：有的，你們要知道，用破布，有的用樹枝，有的簡直用自己的被綑帶裹着的手掌。

“大人，”他們說，“怎樣？……好了嗎？”

“沒有。”他說，“沒有完全好。”

他們又玩一下把戲。

“怎樣？”

“好了，”他說。“謝謝吧……好傢伙，朋友們！”

他們，那些混蛋們，答道：

“大人，您太辛苦了！”

後來他們便說：

“怎樣？可以來槍斃他嗎？”

“不，”他說。他便站起來。“不”他說。“我的意思，還是等一等再來槍斃他。首先要把他領給醫生看一下。反正他是免不掉來吃黑棗的。我，”他說，“隔半點鐘後我還要他用他來開張的。我親手來用他開張。不過首先，”他說，“仍然應該把他醫好的

……壽可夫，請你先把他領去，快些領到醫生那裏去，我隨後就到。”

你們知道嗎？他害怕！他害怕同我一起走。甚至和壽可夫一道同我在一起他都不敢……

“那麼，”他說，“還有誰……啊，你，”他說，“費拉託夫，你身上有手槍，你同我們一起走。”

壽可夫用槍柄打我，喊：

“喂，走啦！惡魔！”

我走了。我走上扶梯便進到那一個房間裏去——更衣室裏去。

你們要知道，那裏的空氣簡直要人命。儘是石炭酸味。到處陳列的是漏子，玻璃瓶，鐵罐子。你們要知道，到處都是塵埃，骯髒。牆是黑色的。在牆邊放着一個木頭的條櫈，在牆上，有一件軍服外套，一頂制帽和一件帶肩章的夏服掛在衣鈎上。

我把所有的這些東西全看清楚了，因為我們在更衣室裏整站了一分鐘，當大人才走上扶梯時。你們要知道，這又要使他心裏不痛快的。人們便又用樹枝向他打一番招呼了。

然後他走來便說：

“嘿，你們！”他說。“站在道上做甚麼？給我到醫生那裏去！趕快！”

於是壽可夫又用槍柄打我一下，費拉託夫把門敞開，我便向醫生走去。

醫生，本來是一位醫生！上帝是有眼睛的，使人沒有法子說——那麼老的一個老頭。白頭髮，短小的身材，他的身材是那樣的短小，簡直連他的腳都給工作服遮沒啦。你們要知道，有一位半光着身體的強壯的伯伯却高挺着胸脯立在他的前面。醫生正用聽診器給他聽。那個人用胸脯呼吸起來。簡直就是戰友瓦西里·畢杜霍夫。

你們要知道，我們走進去，醫生却說：

“應當敲敲門，才對啊。”他說。

但是當他看見是司令部的軍官的時候，便馬上換了一種聲調說：

“對不起，”他說，“少尉大人。我，”他說，“我以爲是病人不挨名次往裏跑呢。”

“不，”軍官說，“你錯了。我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請你費心，”他說，“請你費心，把病人丟開，來幫幫忙。”

“是的，”醫生說。“我十分願意效勞。”

他於是很快的給戰友畢杜霍夫診完病，用碘酒在他的身上抹了一下便丟開了。他自己却走到水管前面洗起手來。

“是的，”他說。“我是謹遵台命的。”

“好的，”軍官說。“你看見這一個人了嗎？這個人在幾分鐘前把自己的舌頭瘋狂地咬下來啦。”

“呵哈，”醫生說。

他後來說：

“不過，請問，他是怎樣咬下來的？……他是把舌頭完全咬下來或者是只咬下來一部分？”

“我不知道，”軍官說。“也許他只是咬下來一部分。關係並不在這上面。最重要的是，他現在不會說話。您明白嗎？我們却還需要審問他。那麼，”他說，“您不可以想一個甚麼辦法嗎？利用科學的方法。使他在死前稍微說幾句話。

“我來看一下子，”醫生說。

他便開始淨手。

“我來看一下子，”他說。“這並不難。雖然，”他說，“我應該真實的告訴您，我們的科學不會研究到，能讓沒有舌頭的人講話。自然是，看一下子是可以的。這本來沒有甚麼麻煩。但是我站在科學的觀點上仍然很難給您一個確切的答覆。看一下，”他說，“我是可以看一次的，不過……”

“好吧，”軍官說。“你給看一下。不過，大夫，您不可以迅速一些嗎？您不可以稍稍的迅速一些嗎？”

“可以，”他說。“爲甚麼不可以？很可以迅速一些的……”

於是，你們要知道，他開始用毛巾揩手指頭。你們要知道，他揩淨一個，——便看一看，玩賞一下，再去揩第二個。然後第三個。然後第四個。然後其他的。

軍官——簡直跳起來了。簡直飛起蹄子來了。甚至靴刺都響起來了。

醫生却不會理會到，慢慢的揩拭手指頭，嘴裏還喃喃的講。後來他走近我說：

“那麼，年青人……請您把嘴張開！”

我不願意把嘴張開。但是又想：

“其實這有甚麼……還有什麼捨不得嗎？……”

我打定主意便把嘴張開來了。

“再，”他說，“您再張一張……你再張得大一些！”

我又盡我的可能，把嘴大大的張開來。

“請您再張大一些，”他說。

於是我把我的口腔一直張到耳根那裏。

“這樣麼，”他說。“可真的夠大了。謝謝。”

他往我的嘴裏望一望，用他的干淨的手指攪了攪便說：

“沒有的事，”他說。“他的舌頭沒有病。”

“怎麼？”軍官說。“那是不會有的事！”

“我老實告訴您，”醫生說。“舌頭還好好的呢，只是青色

的。”

“不，”軍官說。“您錯了。我清清楚楚看見的，他把舌頭吃了。”

“那麼請您看看好了，”醫生說。

我的嘴便呈現到他的眼前。你們要知道，舌頭是安穩的在裏面轉動着呢。

嘿！我的好媽媽！這軍官驚奇起來了。他的眼睛快要掉到鼻子上去了。

“是啊，”他說，“這是什麼一回事？怎麼，”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難道這個惡魔，他有兩個舌頭不成嗎？”

“不，”醫生說。“他未必有兩個舌頭……一個人有兩個舌頭是不合理的。這是科學所不容許的。我，”他說，“我在科學的觀點上雖然解釋不清這一個事實，但是很顯然的，很明白的——舌頭是什麼毛病也沒有。”

“呸！”軍官說。那麼他是把我哄騙了？！那麼，他會說話？那麼，無賴，你能夠講話嗎？”

“是的，”我說。“我能夠講話。”

對不起，我向他說出這麼一句很可能使他從椅子上跌落下來的話。

他呢——你們以為怎樣？他生氣嗎？你們以為他會向我咆哮

或者撕打起來嗎？那完全不對。他是笑起來了。他簡直高興極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好像是，你們要知道，有誰送給了他十五個盧布似的。

“呀，”他說，“難道這不是做夢嗎？難道我不會聽錯嗎？”

“那麼，”他說，“你把你說的話再說一遍……”

我又說一遍。並且還加添許多。我說的是，你們比最不要臉的東西還不要臉，大人。我說的是，你們……

你們知道嗎？他並不還嘴！他並不動手！他只是像一匹馬似的笑。

“你再說一遍！”他說。“你再說一遍！”

我也不願意再謾罵下去了。事實上有甚麼意思呢？我又不是留聲機。我牢牢的立定，吵幾句便沉默起來了。

這個時候他止住笑，整理一下他的指揮刀，便開始命令道：

“您，”他說，“大夫，請您費神把這一個黨代表稍為調理一下，把他稍為安靜一下，使他恢復常態，然後把他打發到我們司令部去。哥們兒，你們把這一個俘虜看守住。費拉託夫留在這裏，壽可夫——到戶外警備。等完了事，壽可夫，你把他領回司令部來。”

他掛上鋒利的馬刀便跑開去了。壽可夫也便跟在他後面。門在他的前面敞開來。壽可夫也便跟在他的後面跑到外屋去。

在那裏，在這個外屋裏，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喊：

“哎——呀！”

“怎麼了？這是怎麼的了？”醫生說。

那位壽可夫却喊：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呀！請您不要分神。是大人跌倒了。把腳絆到柱子上去了。”

“咳，”醫生說，“難道可以這麼猛烈的跑路麼？”

這裏只剩我們三個人了：我，費拉託夫和醫生。

醫生，真像是一位醫生！怪，上帝是有眼睛的，誰看見他也不能不發笑的。

倘若要把這一位醫生來碰一下——那簡直是不足介意的。用一個木匙都可以碰倒他。

但是我觀察起來，我在這裏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第一樁是，費拉託夫；像一個竿子似的，帶一支手槍站立着。然後便是窗戶。窗戶雖然是開着，但是在窗外土堆上有許多病人坐着，——並且他們的聲音我可以聽得很清楚，——又加在窗台上還放着各種東西：罐子，漏子，瓶子，和有着長皮管的大大的馬的腸器……

不是，我以為，我在這裏是甚麼辦法也沒有的。我就很老實的站着了。

醫生却給我診治起來。

“那麼，”他說，“青年人……請您把嘴張開來。”

我說：

“我把嘴張開來做甚麼？您，”我說，“您沒有看過嗎？”

“我，”他說，“我想仔細看一下。”

“好吧，”我說。“給您仔細看一下。”

我便把嘴張開來。我便把舌頭伸出來。

“是的，”醫生說。“您的舌頭是什麼病也沒有，我可以賀您的喜。不過，”他說，“你的舌頭非常藍。彷彿是把它在墨水中洗過澡來？啊？青年人，您，——沒喝墨水嗎？哈哈！……”

“我沒有喝，”我說。

“是的，是的，”他說。“連您的牙床都腫脹起來了。那麼，”他說，“請您吃一點彼拉米東（一種藥的稱——譯者）吧。”

我把彼拉米東吃下去了。也並沒有什麼。你們要知道，我是非常想吃的，我很想把醫生也吃下去。

“您怎麼的了？”他說。“您是軍事俘虜嗎？”

“是的，”我說，“我自然不是到這裏來做客的！……”

“那麼，你是一位布爾塞維克嗎？”

“是的，”我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

“啊，”他說，“您坐下。您為甚麼站着呢？那不是樣子麼，

您請，——您請坐。”

“不，”我說，“謝謝您吧。在我，”我說，“在我坐襪子的地方有了一輩子也忘不掉的記念了。我，”我說，“我沒法用這個地方來坐襪子了。倘若我還會活下去，我，”我說，“我是忘不掉這同事的。我，”我說，“我一定要牢牢的記住。”

同志們，對不起！我便馬上脫下褲子，給醫生看。

“唉，”醫生說，“唉，這多麼殘忍！”

費拉託夫，紅毛的蠢貨在這個時候却哈哈的笑起來：

“哈哈！”

“你怎麼的了？”醫生問。

“對不起，”他說，“大夫。我實在是耐不住了。”

醫生皺一下眉，說道：

“那麼，”他說，“年青人，倘若他們不槍斃您，請您帶來，——我還可以送您一些彼拉米東。”

“好吧，”我說。“我一定要來的。”

我自然是笑了。請問，我死後為甚麼要來驚嚇一個老頭？我又不是耶蘇基督。我完全在準備死。你們要知道，我已經不希望活下去了。不，我一點也不希望活下去了。

“沒有甚麼了，”醫生說。“您可以請走了。”

他自己便很快的走到水管子前面——去洗手指頭。

費拉託夫於是命令道：

“開步走！”

他便把他的手槍——預備着。

我們穿過外屋往街上走。壽可夫正同那些病人一起坐着。同那些病人在土堆上坐着；談講着笑話。他們全向他哈哈的笑。他們全把牙齒露了出來。

“啊！”他說，“請黨代表的安！怎樣，”他說，“給您鑲上金牙了嗎？”

那些人們全笑道：

“哈哈！……”

你們要知道把混蛋們全樂死了。

連費拉託夫也高聲的笑了起來。

我說：

“他們怎麼不，”我說，“他們怎麼不給你在喉嚨裏鑲一個這樣的金牙……唐波夫的棕鳥！”

他們又全都笑起來了：

“哈哈！……說得漂亮！好！”

壽可夫向我回罵：

“我是唐波夫的棕鳥，你可是什麼？你是，猶太的不是？”

我說：

“你知道嗎？我是連話都不願意同你講的，走狗。你是，”我說，“你是一個出賣毛皮的！白匪！”

我留心的望去——我的壽可夫臉紅了。他站起來，舉起他的步槍便說：

“喂！”他說。“往這邊來！開步走！”

把槍機——啪的響了一聲！

這好似向我說：“你要吃黑棗了。”

我走開了。我們幾乎是肩挨着肩走。我在左面，壽可夫在右面。我突然發現，我們走的方向完全異樣了。你們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往司令部裏走，我們是完全往和司令部相反的方向走。我們走去的地方，是村莊的盡頭。從那裏再往前便沒有人家了。

“這是，”我想，“這是甚麼鬼事情？我們這是往那裏走？”

我自然是不肯去問壽可夫的。自尊心不容許。我一聲也不響。

這個時候壽可夫說：

“喂，把脚步加緊些！”

“那還用說！”我說。“我一定要跑的。”

他說：

你把脚步加緊些！混蛋！

於是，我固然不會把脚步十二分加緊，然而我却走得比較快

些了。我却自己想：

“真有意思，我們到底這樣忙着往那裏去？是參加結婚典禮去不是？”

我剛這麼想到：“參加結婚典禮去，”便看見——有一位白髮的將軍從我們的對面走來。你們要知道，這簡直是一個穿藍套褲的木偶一樣。你們要知道，這是位老朽的，骯髒的老頭。他顫慄着腿在走。

“你們往那裏去？”他說。

於是我的壽可夫像人們所想像到的那樣的，在將軍的前面致過敬禮便回稟：

“是，”他說，“大人，我是把一位布爾塞維克俘虜去執行處分的。”

“槍決嗎？”

“是，大人，是槍決。”

“好，好，”將軍說，“放心吧……你放心走吧……你不要把槍放歪了，”他說。

你們知道，他便那麼快樂的往我的身上看來，彷彿我是一隻鷄，或者一隻鵝，他要在早餐的時候把我來吃掉一樣。

“你去吧，”他說，“願上帝保佑你……並且，”他說，“叫你的手不要哆嗦……因為，”他說，“你並不是去槍斃一個人，你是

去槍斃一個魔鬼，你聽明白了嗎？”

“正是的，”壽可夫說。“我聽明白了，”他說。“我是去槍斃一個魔鬼。”

“願上帝保佑你！”他說。他走開去。你們要知道，他又顫慄起腿來了。

你們要知道，我們也往前面走開去了。

我乾脆的說：“我不願意走了。”你們檢查一下看，我的兩條腿不願意走了。

然而越走，天氣越好。天氣變得非常的晴朗。菓實在園圃裏到處放香。樹搖擺得颯颯的響，雀鳥滿天飛。

同時，我的好媽媽，對不起，實在是使人不得不走下去……

唉，鬼迷的！……同志們，我永遠忘不掉，我在那個時候怎樣走路，想而又想的是甚麼。

你們要知道，我在前面走，壽可夫在後面走。他的步槍老是叮啷的響。他的英國皮靴老是吱吱的叫。這個壽可夫又老是不做聲。他連一句開心的話都不說。他連一個沒關係的招呼都不打。

我們起初却在村子裏走。後來我們走到許多牛在那裏游玩的牧場上去。後來沿着小徑我們走到許多的菜圃和冬季的草棚的中間去。這個壽可夫老是不做聲。只知道擺弄槍。他的靴子又老是那麼討厭的叫。

嘿，這多麼沒意思！……

我想：

“喂！……喂，比得·特洛費謨夫！……布喬尼的部下！你把腦袋抬起來吧！”

你們要知道，我抬不起來。腦袋不願意被抬起來。

你們要知道，老是有一種死的悲哀在我的腦袋裏爬。

“真難過，”我想，“比得·特洛費謨夫，不死在自己的故鄉裏。不過，”我想，“我並不留戀故鄉，我還有甚麼鬼故鄉呢？一個木匠，一個石工，一個牧童有甚麼故鄉呢？在那裏有麵包，便到那裏去。我的父親被埋葬在一個地方，我的母親被埋葬在另一個地方。我現在只有幾個戰鬥的同志。這便有問題了：他們能跳出火坑嗎？唉，”我想，“雜瓦盧亨同志在德里村太艱難了。左面有斯庫洛，右面有馬孟託夫在夾攻，前面有烏拉凱將軍進逼着。鬼知道！也許，這全在我。也許這完全是我把專情耽誤了呢？

但是“魔鬼！”我們老是往那裏走去？你們知道，我們老是往那裏走去？

已經連村子都看不見了，連狗都不吠了，我們還老是走。

你們要知道，這太奇怪了……

“難道，”我想，“在這裏，在灌木的後面還不是一個很妥當

的地方嗎？我說，或者是在那些柳樹的後面……”

同志們，我自己却也曾槍斃過人家的。根據這種實踐，我的眼睛是很熟練的。

我想：

“在這裏，在這棵灌木的後面，或者是在峽谷那裏——最是一個便當的，送人回老家的地方。這個壽可夫，”我想，“不把我領往那裏去，真是枉費力氣的。”

你們要知道，壽可夫却馬上把我領到那裏去。領到峽谷裏面去。

“喂！”他說。“你站下吧！”

我止住步。我便站下了。你們要知道，我便安靜的想：

“有甚麼，”我想，“別了，布喬尼的部下……”

我同誰離別呢？你們要知道，我的周圍只是一片草。

我回過頭來，便看見壽可夫把武裝帶拉到腋下去，却從懷裏，掏出不知什麼東西來。



“給你，”他說。“你把牠帶上。”

這是甚麼呢？

我一看——是肩章。你們知道嗎？是有那麼發光的金星的肩章。還有一個法國別針。

“喂！”他說，“你把狗肩章別到身上吧！”

“甚麼？”我說。

你們要知道，我是一點也不明白的，我說：

“見你的鬼！走狗！……你把我已經愚弄得很夠利害了。”

他却說：

“你發昏了！”他說。“你趕快把肩章帶上，那他們便不會過問我們了。你聽見了嗎？”

我的確不會來把別針別上了。上帝是有眼睛的，我像一個傻瓜似的不會動了。

“嘿，來，”他說：“笨鬼，我來給你別到身上吧。你把腰彎一下，”他說。“你快些把腰彎一下！”

我彎下腰去。他使用兩個別針把左邊的肩章給我別上，又用兩個別針把右邊的肩章給我別上了。

“我們，”他說，“現在我們跑吧。”

“往那裏跑？”我說。

“往那裏跑？”他說。“很顯然的，往那裏跑：往布喬尼那裏

跑。”

“噯呀，同志們……你們要知道我險些沒有哭起來。上帝是有眼睛的，我坐在地下便沒有法子起來了。

“老弟，”我說。“老弟！壽可夫，”我說，“難道你是我們自己的人嗎？”

“是自己的人，”他說，“說句良心話……你站起來吧，”他說，“我們往布喬尼那裏跑。”

“不，”我說，“你等一等……我站不起來了。”

“甚麼？，他說。“你爲甚麼站不起來了？”

“我，”我說，“我的肚子疼起來了。”

你們知道嗎？在我的肚子裏實在有一種可怕的東西。我以爲，是火漆溶解了。因爲我的喉嚨，我的胸脯，尤其是我的肚子和用火燃燒起來一樣。你們要知道，我的腸子彷彿是都跳起舞來，彷彿是斷成一段一段的了。我的身上——也非常的痛。這是一種用嘴說不出來的痛。我連腿都站不起來了。

“呀，”我想。“我的好媽媽！難道——我避開了槍彈，却要給這個東西痛死了嗎？不，”我想，“我還不想死。”

你們要知道，我是要站起來的。我剛用力跪起來便又跌下去了。

“不，”我說，“你要趕上去！你要站起來，你要把你振作起

來。”

你們要知道，我又跪起來。便又跌下去了。

“嘿，”我說，“真沒用！你們想想：布喬尼的部下連站都站不起來了。那麼，”我說，“這沒有說的……這——只有自認無能。那麼，”我說，“好了，我們再見吧，壽可夫同志！”

他却說：

“好的。我們以後是來得及再見的。不過，”他說，“若是我用手攙着你走，你總不會以為難堪的吧？”

“不，”我說，“這個是不必的。這，”我說，“用手攙着我走是沒有甚麼用處的。我同樣的還是走不了。”

“你不要說了，”他說。“這完全是你肚子裏的電報發作了。”

“甚麼，”我說，“甚麼電報？”

“甚麼電報，”他說，“你吃下去的電報。”

“這個東西，”我說，“這個壞東西！真是個小鬼。這，”我說，“這不是電報。這，”我說，“這是文件。這，”我說，“這是我去送，然而我沒有送到的，寫給布喬尼同志的一封密信，你要知道。我，”我說，“我是一個渾蛋。我把我們師團的機密的軍事報告吃到肚子裏去了。為這個，”我說，“把我槍斃了也還不夠呢。”

於是，你們要知道我便全告訴他了。

“現在，”我說，“看在上帝的面上，你把我拋在這裏……你乘著還有一口氣，趕快跑吧。”

他——你們想想看——甚麼也不向我說，簡直一把把我提起來，把我像扔一個布袋似的扔到肩上，便把我往矮林子裏拖。後來我們走出峽谷來。隨後我們走過一堆堆的土饅頭，你們要知道，他便像飛跑似的一個人競走起來了……這的確是古怪！你們要知道，馬也未必跑得到這種程度呢。

我說：

“壽可夫！大概你很累了吧？”

“奇怪，”他啞啞的說。“我，”他說，“我從前沒有這樣的跑過。”

我說：

“你休息一下……”

你們要知道，我登在人家身上終究是有些不方便。

“你休息一下，”我說，“然後我們再走。”

“你不要多嘴，”他答。“我們跑到前面那個森林，到那裏再說。”

我用眼睛看去，森林離我們很遠。你們要知道，到那個森林起碼有二俄里路。

我同他跑得才敏捷呢，十分鐘後我們已經來到森林裏了。

“停下吧！”我說。“我們已經跑到森林了……”

壽可夫把我放到地下，我便——你們想想看——我便安然的站着了。

啊，這多麼好！

你們要知道，當我担在壽可夫身上跑過田野的時候，我肚子裏的一切已經漸漸的復原了。我的身上便似乎清爽些。我的身上便似乎不那麼太痛了。

“啊，”我說，“真僥倖！來，”我說，“我們往前跑吧”

壽可夫却說：

“不。你等一等……我跑不動了。”

“怎麼的？”我說。“你爲甚麼跑不動了？”

“我，”他說，“我終究不是一匹馬兒。我不能一點也不休息。”

我用眼睛看去——的確是：這青年身上的汗直往下流。

我們於是一同蹲在一棵大樹下面了，我躺在草地上，壽可夫拿出煙袋便吸起煙管來。

我說：

“真的，壽可夫……我終究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嗎？”他說。“我是一個走狗。我，”他說，“我是爲一件英國大衣把自己出賣給馬孟託夫的。”

“嘿，”我說，“壽可夫，你說謊。”

“那麼，”他說，“也許是我說謊。我”他說，“說實在的，我是他們拉去的。我並不是甘心給白軍幹四個來月的。

你們要知道，他於是便把事情的始末全講給我聽……

他怎樣從德國的前線回到家裏。他家裏的東西怎樣全失落了。他怎樣把那患傷寒病而死的妻埋葬了。他，你們想想看，怎樣給一個神甫做着工度日。並且他怎樣怎樣……後來他們怎樣強迫的把他拉到哥沙克羣裏去，給他槍而且命令他打布爾塞維克。

他們說，你打吧，不要可惜子彈！他們說，布爾塞維克不是人。他們說，你要知道，布爾塞維克是人類的仇敵……

我問他：

“你用槍打過人嗎？”

“不，”他說，“我用槍柄打過。”

“怎麼，”我說，“你用槍柄打過？那麼，你打死了嗎？”

“說良心話，”他說，“我就打死過一個人。那個人——是我們的軍官。是紀伯利少尉。”

“這是，”我說，“這是那一個紀伯利？”

“是那一個，”他說，“是打你耳光的那一個紀伯利。”

“怎麼？”我問。“我的好媽媽！你在甚麼時候把他打死的？”

“我”，他說，“我在郊外……在外屋把他打死的……用槍柄把他打死的。那個時候你正在屋裏吃彼拉米東。”

呵哈，鬼東西！你們想想看，這個青年有多麼靈活！他用槍托一揮便把那個少尉打死了。你們還該記得，醫生曾經問：誰在那裏喊？那便是紀伯利喊的。壽可夫在那個時候把他塞到櫃子底下去了。

“我，”壽可夫說，“在外屋，並且把肩章給你弄下來了。”

“不，”他說，“你不要害怕。不是從死人身上把肩章弄下來……醫生的夏服掛在那裏。因此我就從夏服上弄下來的。你，”他說，“你知道，你現在是誰？你現在是一個醫生。”

“是啊，”我說。

我說：

“壽可夫！你這惡魔，在那時候你為甚麼裝混蛋？你為甚麼老是罵我？”

“我罵你嗎？”他說。“你要怎樣——要我吻你嗎？要我喊你‘親愛的同志’嗎？這麼一來，親愛的同志，他們會把我和你一同吊到一棵白楊樹上去呢。”

“對的，”我說。“對的，壽可夫！你真是一個精明的傢伙，壽可夫！”

他却說：

“是的！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倘若我現在到你們那裏投効去，他們會槍斃我不會呢？”

“你去吧，”我說。“你是——一位將軍麼？你還是一位團長？”

“不，”他說，“我是一個無名小卒。”

“不，”我說，“我們爲甚麼要槍斃你呢？我們要槍斃的是敵人，是資本家，你是什麼呢？你是資本家嗎？你是資產階級份子嗎？……”

“我，”他說，“我不懂得這些個名詞。但是我，”他說，“我入過教區的鄉村學校。我念到第二年級。後來我的爸爸便把我送去當牧童了。

“好極了！”我說，“那麼，我們還是同行呢。我也是牧童出身。其實，”我說，“不但是我！我們全騎兵隊都是從牧童，從油漆匠，從石匠出身。我們，”我說，“我們將要大大的歡迎你自己的朋友！鄉下人！你不在布喬尼的騎兵隊裏服務，那麼那裏是你服務的地方呢？”

“你說的對，”他說。“我，”他說，“我在哥沙克羣裏服務是一件非常不隨心的事體。我，”他說，“我好久就景仰這位布喬尼的。我，你要知道，十二分想見一見他。他是怎麼樣的一個布喬尼？你見過他嗎？”

“是的，”我說，“我看見過。但是僅僅是——在牆上。在我們司令部的牆上掛着他。他騎的是一匹白馬。”

“他是甚麼，”壽可夫問，“他是退職的軍官嗎？”

“你真是的！”我說。“你怎麼的——瘋了嗎？那全騎兵隊都由他一個人指揮呀。”

“那麼他是將軍出身嗎？”

“不，”我說，“他是一個已往的雇農出身。你要明白——他是我們那縣的農民。是的，並且，”我說，“你自己也可以看見他的。若是我們跑到盧甘斯克，我便去找布喬尼，我一定把你介紹給他。”

“你知道路嗎？”壽可夫說。“那麼，我們趕快走吧，我們還要去找路呢。”

“我們走，”我說。

你們要知道，我自己却起不來了。我的四肢癱軟了。

這個時候壽可夫把我扶起來，我一點點的往前走。

我們走過森林便來到一個很爽神的原野。

我還記得——我們走到這一個很爽神的原野，壽可夫便說：

“你告訴我，”他說，“你為甚麼打我們的哨兵？”

我說：

“我幾時打他？”我說，“我並沒有打他。那是，”我說，“那大概是那一個瘋子把他打死的。”

你們要知道！我剛剛說完這句話，有一個農民便從矮樹林裏

走出來了。你們還該記得，他就是，驚嚇我的那一個，我用勃蘭寧手槍打過的那一個發瘋的農民。

他從我們對面走來——頭髮亂蓬蓬的，身上很狼籍的，你們想想看，他又微笑着了。他又一面嘟囔，一面低語着了。

我被嚇住了。我停住步。但我並不顯露出驚愕的樣子。

我說：

“噢噢！這正是一個老朋友。”

“這是誰？”壽可夫問。

我說：

“這就是打死你們的站崗的哨兵的那一個人。”

後來我便又說：

“老弟，你這簡直是用別人的居留證去行兇啊？啊？你要知道，他們因為你，險些兒把我的鼻子吊起來呢。你曉得嗎？你，”

我說，“你為甚麼要行兇呢？”

他却答：

“是的，”他說。“我行兇，我還不得行兇呢。我，”他說，“我把你們全消滅了，馬孟託夫的子孫。”

我睜開眼睛看去——他正往我的左肩上望。然而，你們要知道，在那裏，在我的左肩上——我有一個肩章正在閃閃的發光呢。

“我，”他說，“我連你們也不再可憐了。我連你們也得送到

上帝的樂園裏去了，叭兒們。”

我再睜開眼睛看去——他正彎腰，拾石頭。

“別動，”我喊。“別動，放肆鬼！”

但是，你們要知道，他是——噉的一响！

石頭是飛到我的頭上邊來了。只差一個指手就要碰到我的頭頂了。

我憤恨起來。

“混蛋，”我說。“瘋子！你站下！”

你們也會想得到的，他却跑到溝渠那裏，彎下身去，拾起一大堆石頭。你們要知道，他於是從那面，從溝渠後面用這堆石頭向我們擲來。落到我的耳朵上兩次，似乎壽可夫的胸脯上或鼻子上也被他擲了一下。

我說：

“壽可夫把他捉住。這沒有甚麼說的。”

於是我們兩個人便撲到這瘋子身上去了，壽可夫把住他的兩條腿，我抱住他的腰，我便把他往地下慣……然而他——很有勁。你們要知道，凡是瘋子都是很有勁的。他掙扎，他嘶叫，他亂咬，——這簡直是沒有法子收拾他。並且他老是喊：

“雜種！”他喊，“狗東西！布爾喬亞的走狗！……”

我於是從身上把腰帶解下來，——我的腰帶很特別，很結實，

是用最上等的皮子做成的，——我們便想個法子把他綑綁起來了。爲免得他喊——我們便給他塞了一嘴青草。後來我們便把被綑綁起來的這個東西拋到溝渠裏去——給他躺一躺，給他休息休息。

我們已經預備往前走了，——忽然聽見有馬蹄響。你們知道嗎？這是哥沙克的哨兵。他們一直向我們這裏跑來了。

“站下！”他們說。“你們是甚麼人？從那裏來的？”

“嘿，”我想，“特洛費謨夫。這回沒得說了。”

我蹲在地下便起不來了。

你們要知道，壽可夫是一點兒也沒有惶恐。他從容的答：

“這還用問麼，這不用問的……我們是馬孟託夫將軍的私人侍務員。”

“你們到那裏去？”

“我們，”他說，“我們到庫爾巴多諾村去，找斯傑普謝里上校有事。”

“啊，”他們說，“原來是這麼回事。那麼，勞你再到司令部去一躺。”

“我爲甚麼要再到司令部去一躺？”

“爲的有緣故。我們到司令部去弄清楚。”

我睜開眼睛看去——他們全往我的肩章上望。他們淡淡的顰笑着。似乎在說：我們的心裏是很明白的。是逃不過我們的眼睛

的。誰也騙不了我們。

不過壽可夫却是非常機警。他也往我的肩章上望，他也嘻嘻的笑。

“你們要知道，”他說，‘，並且，坐在那裏的是誰？這是，’他說，“這是傑尼金騎兵隊的很重要的醫生。他剛從蘇維埃的禁錮裏逃脫出來，他現在要很快的趕到傑尼金那裏去。我是他的隨身護兵。你們曉得嗎？”

他們說：

“你扯謊吧！？”

他說：

“倘若你們胆敢把我們逮捕去，——馬孟託夫不會把你們打一頓就完事的。是不是，”他說，“醫生大人？”

你們要知道，我簡直是惶恐起來了，我是不知道，要怎樣說的。

“是的，”我說。“朋友們，那便會把你們吊在第一株白樺樹上。”我說，“沒有眼睛的畜牲。你們有甚麼權力這樣對待上級人？”

我並且說：

“科學是不容許這樣的。”

他們於是馬上全脫下帽子便搔起後腦杓來。正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真僥倖，又有一個人走來了。一個哥沙克。他向壽可夫打招呼。他說：

“喂！壽可夫！”

壽可夫說：

“你好，彼得（或者說的是——伊萬），你想想看，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事體。他們不肯認我。”

那個人說：

“朋友們，你們太糟糕了！這位是壽可夫呀！這是第一騎兵中隊的壽可夫呀！這是我們軍械庫官的同鄉啊！”

於是強盜們竟至完全相信，我是醫生，壽可夫是我的護兵了。

“請，”他們說。“請便。”

他們並向我說：

“大人，請您原諒。我們並不是有意的。”

我說：

“這沒有甚麼……好了。科學是容許這樣的。”

我便走開去了。壽可夫便像一個馬弁似的跟在我的背後走。

他們却向我們喊：

“等一等！喂！……等一等！”

“你們還有甚麼話講？”我問。我站下了。壽可夫却向我耳

語：

“走吧！走吧！青年！……”

他們說：

“醫生大人，請您不要往右面去。”

“在那面有甚麼？”

“在那面，”他們說，“在河那邊有布喬尼的部下在守戰壕。

“在那面有布喬尼的部下嗎？”我說。“噯呀，那太可怕了。好了，”我說，“我們不往那面去了。謝謝你們。你們請回吧。”

他們騎上馬便跑開去了。

我們便馬上——往溝渠那裏去，你們還該記得有一個瘋子被我們拿在那裏的溝渠。我們以為——他已經死掉了。但是睜開眼睛看去，瘋子却不在。往那裏去，往這裏來，——你們想想看，瘋子已經溜走了。在溝渠裏只有一條腰帶，連這條腰帶還是被弄斷了的。

嘿，我那個時候太傻氣了，我是那樣的可惜我的腰帶，——我險些沒有嚎啕哭起來。壽可夫一面笑，一面說：‘這豬囉，——真有勁，’我却險些兒要嚎啕哭起來。最可惜的是，我是用四塊砂糖從我們的分隊裏把腰帶換來的，而且它是毫無損壞。這條腰帶——是上等貨，是豬皮的——讓你二十五個人去拉牠，也是拉不斷的。然而這裏一個沒有手的人却把牠拉斷了……他或者是用牙

齒把牠咬斷了的，——我不知道。

我一面站着，一面嘆着氣，——我忽然發現，壽可夫也皺着眉，也在那裏想。他好似丟失了甚麼。或者是把甚麼忘在家裏了。

“你想甚麼？”我說。“你怎麼的了？”

“你等一等，”他說，“不要打攪我。”

他便一面往他的身上巡視着，一面摸索着，一面擦着額上的汗。

後來他說：

“我，”他說，“我記不得了……這是那一隻手？”

我說：

“是左手。”

“那麼這是那一隻手？”

“右手。”

“那麼，”他說，“託上帝的福！我們就往這邊來吧……往這隻手這邊來吧。”

“是的，”我說。“我明白。我們往右邊去，我們走到河那面……便走向布喬尼那裏去。我們把事體就這樣辦，我們前進吧，朋友！……”

我拋下我的舊腰帶，你們要知道，我是那麼有精神的往前走，

連我自己都驚奇起來了。不過就是——走不遠。我走不多久——你們要知道我的瘡又痛起來，我的肚子又叫起來，我的背又痛起來了。

我一面彎着腿走，一面想：

“嘿，”我想，“英雄！軍人的驕子！這樣從炮底下去趕蛙兒還可以，至若奪取政權那就未必了。”

壽可夫走着走着，便站下了。

“你站下！”他說。“你甚麼也沒有聽見嗎？”

“沒有聽見，”我說。

我站下來。聽了一下。

事實上，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真的是像有人打豌豆一樣。

我說：

“似乎是有甚麼東西在炸響。”

“有人放槍，”壽可夫說，“機關槍的子彈……從筒子裏飛來了。你曉得麼，”他說，“好像是你們正向我們掃射呢？”

“是的，”我說，“我也這麼想。”

我們於是更加快的走開去了。我們走到大道上去。我們便沿大道一直向太陽走去。太陽却正要西沉，天已經要黑了，我們越是往前走，槍聲越響得真切——連右面，和左面——一勁兒嘣嘣！拍拍！

“這回，”壽可夫說。“好了！來把這個倒楣的東西拿下去吧。”

“把甚麼，”我說，“把甚麼拿下去？”

“把肩章拿下去，”他說。“把肩章拿給鬼帶去。媽媽的！我真帶夠了！我已經變了四個月鬼了。老兄，你一定不信，我的肩都給磨出泡來了。”

“到把肩章拿下去的時候了嗎？”我說。

“到把肩章拿下去的時候了，”他說。“很該把肩章拿下去了。來，”他說，“醫生大人，我先給你把肩章拿下去。”

他便從我的身上往下撕起傑尼金的肩章來。我掉轉頭，我便看見他臉色很難看——很難看的，彷彿他並不是在往下拿肩章，却是在幹一件缺德的事情。他彷彿是在往外擠膿，或者是在尋覓虱子似的。尤其是生鏽的別針日子久了，拔不下來。他拔牠，牠却不動。

“哈；”他說，“虎列拉！”

他往下一撕——直接把肩章扯斷下來，連帶把制服扯下那麼大塊來。

“現在，”他說，“只有一個肩章了。來，”他說。“請你轉過來！”

當他剛剛把第二個肩章扯下來和剛剛把第二個肩章拋到媽媽

的不知道是溝渠的那裏去了的時候，——我們聽見有馬蹄聲。

你們要知道，我們又沒有來得及定定神，沒有來得及喘口氣，——騎兵斥候就跑來了。一直向我們跑來了。

“跑吧，”壽可夫，“青年人，倘若你還想活，你就該跑。”

你們要知道，他便像有人鞭策着他一樣的跑起來了。

我也往前跑，我已經記不清，我是怎麼跑的，不過我是跑得很快，我沒有被壽可夫丟下來。

然而騎兵們——很顯然的——是在追趕我們呢。這在森林裏是不難逃開一隊騎兵的，但是在平坦的大道便不很容易了。牠們的腿仍然是要長些的，牠們騎的是馬。

我聽見，牠們的蹄子響得越來越近了。突然——啪啪——噠噠——噠噠！

槍彈在我的頭上響起來了。

啪！——再響一次……

當他們從別爾達步槍把槍彈射過來的當兒——我的背便發冷了。

壽可夫向我說：

“老弟！親愛的！”

我說：

“甚麼？”

“親愛的同志！……你不要落後呵……”

我往他的身上望去：他的臉都跑得發青了，他的兩隻眼睛都要冒出來了，他的嘴脣上有許多白沫，像一匹馬一樣。

“快跑！”他說。“請你趕快跑……你不要落後呵。親愛的，……”

呀，這是怎樣的明白呵，這個青年不願意再去投効馬孟託夫。因為他在死前顯然很想見一見布喬尼。

我也是不願意死去的。我直像阿爾羅夫斯基省的跑馬一樣的狂跑着。

你們要知道，我們是一直往前跑着的，在我們的周圍却是灰塵滾滾像大火裏的黑烟一樣。連道路都看不見了。我竟至連壽可夫都看不見了。然而我的後面是照舊的有槍響：

“噠噠！噠噠！咻咻！”

壽可夫突然向我說。他並不是向我說，他是向我喊：

“呵呀！”

或者是：

“噯喲！”

我記不得了。

我掉轉頭看見：我的壽可夫跌倒了，他橫在大道上，他的頰上全是血，鼻子向下。

然而我的後面還是——噓噓！噓噓！

我便跑起來。我往前跑幾步，我便跑不動了。我不要跑了。

這個時候我回轉去喊道：

“壽可夫！”我喊。“你趕快站起來呀！該死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站起來。他沒有動。他是在嗅泥土的氣味。

這個時候我抓住他的肩。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搖撼他。

“壽可夫，”我說，“你真夠缺德了！你趕快起來呀！……”

但是突然在我的頭頂上有人喊：

“不要動！把手舉起來！”

我抬起我的這個昏暈的腦袋，我看見……

我的親媽媽！……我看見在兵士那揉皺的制帽上——有紅色的紅軍的星章。

這個時候，我記得很清楚，我坐到壽可夫躺的那灰地上面便說：

“同志們！”我說。“這是什麼回事呢？你們是做甚麼？”我說，“你們把自己人打死啦！”

“滾開，”他們說。“你不要多嘴。我們的人的身上是有肩章的。”

“是的，”我說，“他身上是有肩章的！不過他是自己人！他，”我說，“他是我們的人。”

“對呀，”他們說。“你這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他是你們的人……”

他們的分隊長，那麼一個滿額毛髮蓬鬆的青年，一面笑着，一面說：

“喂呀，”他說，“你帶肉把肩章撕下來。上算麼，白匪？”

“你才是白匪呢，”我說。“你要知道，我不答應你……”

“這，”我想，“這多這糟糕呢？來到自己人的面前，他却這樣對待我……”

我說：

“我得同你理論一下。”

他說：

“好的。以後我們再理論罷。同志們，”他命令道，“把死尸搜查一下，把這位會計師趕逐到班都洛諾去見黨代表。”

我到這個時候便明白了。

“你們，”我說，“你們以為，我是白色的人嗎？”

“不，”他說，“你也許是一個灰色，褐色，紫紅色的人。”

壽可夫還照舊躺在灰塵裏面。他們把他的背，把他的腰翻過來便把所有的口袋裏摸索。他們說：

“他還會喘氣呢。”

“好的，”分隊長說。“由他喘去吧。今天的天氣本來很好

的。”

這個時候他們從壽可夫的口袋裏掏出一張紙頭來。念：“瓦西里·謝未納支·壽可夫，馬孟托夫將軍志願哥沙克獨立師第一騎兵中隊的士兵。

“是的，”分隊長說，“這是我們的人。這很可以看出，這是我們的人。那麼，”他說，“上馬吧，朋友們！”

他便向我說：

“喂，丘八……你往前走啊，——爲了你的上帝，爲了你的沙皇和祖國！”

“不，”我說，“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同志丟在這裏。你們把他也帶去吧，你們聽見了麼？”

“對不起，”他們說。“我們沒有帶棺材來。”

“我，”我說，“沒有他，我不走。”

“沒有他，你不走嗎？真的嗎？你不是開玩笑嗎？倘若是這樣，你便自己把他帶來。把肩背到你的肩上去。你願意嗎？”

把混蛋們樂死了。

我呢——你們以爲我怎樣？我奮力起來，把壽可夫搶到懷裏便背到肩上來了。這自然是沉重的，我却仍然不會跌倒，壽可夫也沒有掉下去，我站穩自己的腿。

我們便走起來了。

有兩個人走在前面巡邏，左面還有一個，右面還有一個，騎白馬的分隊長殿後，我背着壽可夫在中間。自然，我的腳是不會釘過馬蹄鐵的，我沒有力量快快的跑。尤其是——我的瘡，背，……你們是知道的，我不能走得很快。我是很難受的。

我走起來，像一個醉鬼一樣。閉着眼睛，搖晃着兩腿——簡直只有好漢才這樣罷。並且再走下去，老是往馬身上撞。他們老是向我喊：

“喂！白黨！你不要嚇唬我們的馬呀……木偶！”

我說：

“對不起。這實在不是有意的。”

我便再往前面走。你們要知道，他們喊甚麼，在我都是一樣的。我並不在意。我的腦袋裏非常的糟糕，我不願意去費心思。

我只是以為，這很糟糕。糟糕到可怕的程度！既可怕，又很糟糕！想想看：布喬尼的部下到布喬尼這裏來做俘虜。

我却仍然是很鎮靜的。

自己的人，嚶，鬼迷的！本來是自己的人，帶星章。難道我會想到，我能看見帶星章的自己人嗎？沒有，我甚麼時候也不會想到。

馬蹄子在我的側面響着。並且在我的頭裏響着。壽可夫在我的肩上不時的戰慄着。

“咳，”我想，“壽可夫真是一個苦命人！你喪生了，”我想，“並不會為一個銅錢。而且你看不見你生命中的幻想，布喬尼同志了。”

但是我走不動了。我險些要跌下去。我險些要跌到馬蹄子下面去。

我聽見在我的旁邊有人笑：

“呀，丘八……你沒有把粥吃飽喲。可見白軍的粥並不很好。不是嗎？”

我甚麼也不說。我甚至隨後連罵都不罵了。我簡直像要跌下去了。

這個時候在旁邊有一個人說：

“來，”他說，“丘八，你把你的朋友放在我的馬頸頭上來吧。”

我決定照辦。我還記得，我說一聲，“謝謝”便把我的可憐的壽可夫舉到溫暖的馬頸頭上去了。他抬不起身子。他的兩隻胳膊倒掛下來。我又往前走。

天色已經黑下來。當我們走進盧甘斯克縣，馬利亞夫斯基鎮班都洛凡村的時候星星已經在天空閃爍着了。

我還記得，我們在一個院子裏長時間的等候一件不知是甚麼的事情。哨兵們都不動的站立着，壽可夫在井旁的地上躺着，我

在旁邊一面蹲着，一面哭。

也許是我的神經錯亂了，也許是我疲倦了，但是我很難受地看看我的朋友之死。

他還會喘氣。但是你們要知道，這是很不舒服，很不持久的。他嘆氣，他嘶叫，他把頭一轉，便又沒有聲音了。從他的太陽穴裏已經不再流血了。這時，很不好。

我說：

“壽可夫！”

他沒有做聲。他的耳朵也沒有動一動。他的眼睛也沒有睜開來。

我說：

“壽可夫！……你要看清楚……你不要責罵！”我說。“將來都會弄明白的。這是一個錯誤。這是我們的人，是布喬尼的人，”我說，“是帶星章的布喬尼的部下。明天我們，”我說，“壽可夫，我們要自己帶上星章，到布喬尼那裏去會見。那個時候我一定說：布喬尼同志請您允許我把我的朋友瓦西里·謝米諾維支·壽可夫介紹給您。他是——我們地球上唯一的英雄……’壽可夫，你聽見了嗎？布喬尼便向你回答：‘是的，他說，你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並且你的模樣也很是威武，不過你不要在白色的混蛋那裏，在傑尼金那裏，你在韋瓦盧亨同志的騎兵特務隊裏服務吧。’於是

把你派到我們的隊伍裏來。你願意麼，”我說：“壽可夫，你願意被派到我們的隊伍裏來麼？”

我自然是說的鬼話，因為壽可夫聽不見，不會做聲，躺在井旁邊，像一棵木頭一樣。

兩扇門突然做開來，有人從屋裏往外喊：

“把俘虜帶進來！……”

我却是一個俘虜了！……你們只要想想看：布喬尼的人到布喬尼這裏來做俘虜了！

於是他們把我領進茅屋裏來。很顯明的，在茅屋裏有一股麵包，青菜，煤油味，在聖像的下面有一個桌子，在桌子上面——有一罐牛奶和一支英國式的毛殼槍。有一個穿高加索襯衫的年青的傢伙在桌子後面坐着。另外有一個人和他坐在一起，戴一頂軍帽。還有一個有鬍子的，——站在窗戶旁邊。還有甚麼人——我記不得了。

“喂，”他們說，“好朋友，請你到這裏，到這裏，走近兩步……”

他們把壽可夫放在條襪上，我便走到桌子前面去。

他們全都把眼睛睜開來看我，彷彿我不是一個人，是一個怪物。後來他們開始填寫履歷，

“你的名姓？”他們問。

我說：

“特洛費謨夫·彼得·瓦西利耶維支。”

“甚麼？”他們說。

我說：

“我沒有法子大聲答覆你們，我的喉嚨給墨水塗住了。”

“呸，”他們說。“你真發昏了！”

我說：

“甚麼？”

他們說：

“你是一個兵士嗎？”

“是的，”我說，“我是雜瓦盧亨同志騎兵特務隊的戰鬥員。”

“怎麼？”那個穿高加索襯衫的青年說。“你是雜瓦盧亨的部下嗎？”

“自然我是雜瓦盧亨的部下，”我說。

“這真是開玩笑！同志們，你們在那裏把他捉住的？”

那些人却說：

“他扯謊的，黨代表同志。他純粹是馬孟託夫師團裏的哨兵。並且還有證據在這裏呢。”

他們便把壽可夫的軍人證放到他前面的桌子上去。

我說：



“這又有甚麼呢？
這個——是壽可夫
的。他是逃亡的馬孟
託夫的部下。這倒是
不假的。不過我是
——雅瓦盧亨的戰鬪
員。”我說，“我是
到布喬尼同志那裏送
秘密文件的。

“你，”他們問，
“你是用甚麼來送文
件？”

“我騎黑人來送的文件，”我說。

“甚麼黑人？寶貝，”他們說，“你並不是在非洲。寶貝，你
是在俄羅斯共和國。”

“是的，”我說，“我知道，我是在俄羅斯共和國。但是黑人
——這是一匹馬名。”

“是嗎？不過牠在那裏，你的馬在那裏呢？”

“我的馬淹死了，”我說。

“這匹馬是淹死了嗎？！”

“是的，”我說，“你們想想看……我太把馬肚帶勒緊了，所以在水裏帶它就不容易了。

“喂，”他們說，“這事情太古怪了！那麼，你的文件在那裏呢？”

“怎麼，在那裏？”我說。我憤恨起來了，我還記得，我異常的憤恨起來了。“在那裏？”我說。“我已經把牠吃到肚子裏去了！”

他們都哈哈的笑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要知道，他們是不相信的……我的話，他們是連一句也不相信的。他們以為，我是捏造的。

我說：

“我的背已經全都被打傷了。你們看見了嗎？我難道是自己用槍柄打自己的不成？”

我於是掀開襯衫給他們看。給穿高加索襯衫那個人看，給戴一頂軍帽的那個人看，給有鬍子的，在窗旁的那個人看。

在窗旁的有鬍子那個人說：

“這倒是實。你自己是不會這樣打自己的。這一點兒不假。你們瞧，鬼東西，是怎樣的摧殘人哪！這是誰把你打得這樣的？”

我說：

“是馬孟託夫的哥沙克。”

“啊，”他們說。“我們對他怎麼辦？他也許真的是我們的人呢。誰知道他。你有證書嗎？”

我說：

“沒有。我全都吃到肚子裏去了。”我說，“你們最好快給雜瓦盧亨同志打一個電報去。他一定會答覆你們的。”

“辦不到，”他們說，“雜瓦盧亨已經三天沒有信息了。鬼知道他在甚麼地方，而且他是怎樣了。”

“我知道，”我說，“他在甚麼地方，他是怎樣。我是從他那裏來給布喬尼送所有的信息去。請，”我說，“請你們放我，我要往前趕路呢。”

“這可怎麼辦？”有幾個人說。

“你說甚麼？”另外幾個人說。

我便見——他們全聳起肩來，他們全把手那麼張開來。我看，他們是要放開我的。他們的確是要放開我的。

但是你們要知道，這辰光又有變故發生了。

你們想想看，在窗外的院子裏突然起了一種喧嘩。有一種聲音傳過來。並且有一種歌唱傳過來。我不知爲甚麼便馬上不痛快起來了。似乎有一種預兆一類的東西在我的身上出現了。我是異常的不受用。

那個穿高加索襯衫的黨代表却坐下去問：

“在那裏，在院子裏發生甚麼事情了？”

有鬍子的那個人把身子轉向窗戶那面去便答：

“這完全是那一個不幸的老頭兒在吵嚷。”

“是那一個不幸的老頭兒？”

“是志願兵殺死他的老婆的那一個養蜂人。”

“那麼，”黨代表說。“他爲甚麼老跑？怎麼不把他放進來？也許他是肚子餓了——那麼叫朋友們拿東西給他吃罷。”

門突然敞開來，這一個不幸的養蜂人自己走進茅屋裏來了。

於是我馬上辨認出他來。我怎麼會不知道他，他在一天的工夫給我多少恐怖。這就是那一個農夫：瘋子。現在他變得一點兒人樣也沒有了。他的衣服完全被撕破了。他的手和腳盡是血。他彷彿在野薔薇裏躲了三個鐘頭一樣。最主要的是——他的兩隻眼睛變得一點兒精神也沒有了。用這兩隻眼睛很可以嚇退整個騎兵聯隊的隊伍。我嚇得險些兒跌在地上。

可是他看見我，他便馬上揮起手來，馬上喊起來：

“是啊！”他喊。“就是他！同志們！他說。布爾塞維克們！請你們打他！請你們打這個婊子養的！請你們用最長的手槍來就地解決他……”

“怎麼的，”黨代表說，“難道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他！”他喊。“我那能不認識他呢！就是他們把我的

房子燒了，把我的老婆，老太婆用刺刀殺了。他們這些狗東西，後來把我用韉繩拴在森林裏了……”

“甚麼？”黨代表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却說：

“怎麼會是用韉繩拴的呢？他說謊，”我說，“不是用韉繩拴的，是用腰帶拴的……”

“這是，”他說，“馬孟託夫將軍的走卒，他們，”他說，“往古爾巴託夫那裏去送密信。雖然這些狗東西們，用韉繩把我拴起來便拋到溝渠裏去，我用我的耳朵全聽見了。

我說：

“你不要扯謊！你捏造什麼。我們完全不是用韉繩來拴你的。”

黨代表說：

“嗤！”他說。你不要吵了！你，忘八，最好說明，你是幹甚麼要往古爾巴託夫去的。”

我說：

這本來沒有甚麼……這一點兒不假。我們的確是往古爾巴託夫去的。但是我們是固意的往古爾巴託夫走……我們是往……”

我惶恐了。你們要知道，我給問住了，我的臉大概是也紅了。

“我們走，”我說，“我們並不是往那裏去，我們是往這裏走。

我們是……”

“不必說了！”黨代表叫。“很夠了。”

後來黨代表向老頭說：

“好吧，老祖宗，你走吧，謝謝你。你現在出去。你告訴紅軍們，叫他們拿東西給你吃。再會吧。”

他向瘋子的手握一下，瘋子便走了。所有的朋友們在聖像下的角落裏坐着便議論起來了……”

這個當兒，你們也會知道時間是很經濟的。沒有工夫來仔細弄明白。

朋友們耳語一番，想一通，在紙頭上寫幾個字便念道：

“槍決——敵人的哨兵和偵探特洛費莫夫·彼得。執行判決不貸。

我——能怎麼樣？我甚麼也沒有說。我還記得，我不過說：

“嘿……布喬尼的部下到布喬尼這裏做俘虜來了……”

這個時候他們全站起來了。有的從茅屋裏走出去。有的談起軍情來了。有三個或者是四個人捉住我的兩隻胳膊便把我領到院裏去。命令我面牆站下。

我還記得，我向他們說：

“我用不到死在院子裏。同志們，我不想來弄髒這個院子，我說，將來農民們要看不慣的。你們把我槍斃在什麼一個旁邊的

地方，乾乾淨淨的……”

“好的！”他們說。“你站下吧。我們沒有工夫來乾淨的。”

我說：

“那便沒得說了……我把衣服脫下來。”

“不必，”他們答。

“這有甚麼，”我說，“那不是把衣服糟塌了嗎？不，用不到這樣幹的……朋友們，我最好把衣服送給你們。我有，”我說，“我有一雙很好的靴子。酒精浸過的！怎樣？”

“不要，”他們說。“我們不要英國的靴子。給協約國把它們穿去吧。”

“你們真是混蛋！”我說。“協約國！你們自己才是協約國哪！這，”我說，“這並不是英國的靴子。這是莫斯科的靴子。這是——‘勇士’工廠造的。”

我很快的坐到地上去便往下脫這雙勇士牌的靴子。

“給你們，”我說，“朋友，穿去做一個永久的紀念。”

我一面把靴子拿給他們。我一面來把脚布打開來。

於是——你們以為怎樣？這件事情真使我不能忘記呀！我在我的被穿破了的，水溼的脚布上發現一個不大的東西。一個什麼紙團。在紙團的上面不知是寫着甚麼。

我把紙團打開來便發現——有字母。但是這些字母是甚麼？

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

我說：

“喂，朋友們……我是一個有眼睛的瞎子。請你們看一看，這上面寫的甚麼。”

他們說：

“要我們看甚麼？我們沒有甚麼可看的。你面牆站下好了！”

我說：

“你們怎麼，捨不得，怎的？……我幾時都來得及面牆站下的。你們看一看，那上面說甚麼，也許在那上面有甚麼緊要的說話呢……”

於是有一個人走過來燃着火柴便來讀。他噙動起兩唇，噉着字母。

後來他說：

“這上面單寫着‘海洛’。”

“怎麼的？”我說。“甚麼海洛？”

“是的，”他說，“寫的海洛。”

另外走過來一個。然後又走過來一個。他們都讀起來了。

“是的，”他們說。“就寫的‘呶米……海洛……農紅……’”

後來他們說：

“這很有疑問。上面還有官印呢……好吧，”他們說，“朋

友，我們把畢洛保利斯基叫來。”

他們走到茅屋裏去。過幾秒鐘同黨代表一起回來。穿高加索襯衫的黨代表，滿口胡罵着。

“還有，”他說，“甚麼鬼海洛？那麼快些拿給我看看。”

我還記得，他拿起我的那破爛而又揉皺了的紙頭，我還記得，他便讀：

“……致米海洛維支·布喬尼……第一騎兵隊……工農紅軍第六師團司令部。”

在上面儘寫的是甚麼，不必我來多贅了。

畢洛保利斯基搔起頭皮來了。

“這是甚麼？”他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說：

“這是剩下來的文件。我往盧甘斯克帶的文件。到布喬尼那裏去送的文件。其餘的，”我說，“我全吞到肚子裏去了。”

咳，原來上面都寫着的！

畢洛保利斯基黨代表喊道：

“趕快把判決取消！”

後來他走近我，低下頭，捉住我的肩。

“同志，”他說，“請你原諒！我們險些兒把你送到上帝的樂園裏去。”

我說：

“這沒有甚麼。請。請您給我一匹馬，我要到布喬尼那裏去。”

我說：“我對他有很重要的軍事報告。”

你們要知道，我自己站立不起來了。我不穿靴子，在地上坐着，用脚布往臉上擦着汗。我流汗……你們要知道，我流起汗來了！

五分鐘後有一輛車子在院子裏轟響。架着兩匹馬車子。那馬是很優良的，簡直要用蹄把土地掘起來，那麼的跑。

他們把我放進車子裏去。在各處都撒上乾草，既溫暖，又柔軟……

我還記得，我輕輕的把眼睛合攏來便聽見——畢洛保利斯基同志命令道：

“你趕到盧甘斯克去，趕到布喬尼總司令的司令部裏去。”

這個時候我抬起頭來。

“喂，”我說，“請您把壽可夫也放進車子裏來。”

他們把壽可夫背來便放在我一起了。我還記得，我用頭向他的腰間撞去。他沒有做聲。一點響動也沒有。他簡直和一根木頭一樣。

我的車夫一揮馬鞭，車子跑動起來，我便失掉了記憶。一句話，我睡着了。

我還記得，我曾做了一個夢。

我們彷彿是駐紮在葉里扎維特格拉特城裏。我彷彿是有一雙新靴子。我彷彿是在瓦祥·雷支果夫那裏，在我們的隊長那裏買腳布。他彷彿是要八分之一斤的煙草和三塊或者是四塊砂糖。可是我給他一斤半麵包，再多便不出了，因為我並沒有煙草。我是一個不會抽煙的人。似乎我很願意買點兒腳布。你們要知道，這些腳布是上等貨，是軟的，是大人先生們的面巾做的。

我說：

“我給你一磅半麵包。我的麵包是很好的。差不多是新鮮的。”

雷支果夫却說：

“不成……你請便吧！……”

我想不起來，我怎麼同他把買賣講妥了，我反正是把腳布弄到手了。我把牠們，把這些腳布買來。我便開始往腳上裹。

我沉默的，安靜的穿腳布，雜瓦盧亨同志突然走過來。他彷彿是一面走一面數制服上面的鈕子。他說：

“特洛費謨夫！我們得到一個你腿上有瘡的消息。這確實嗎？”

“這確實的，”我說，“我的腿上有些小瘡。”

“這太好了，”他說，“我們特務隊決定照這個理由槍斃你。”

我說：

“羅瓦盧亨同志，隨您的便罷。”我說，“羅瓦盧亨同志，這是您的權柄，您可以槍斃我的。”

您們要知道，我便開始沉默的，安靜的脫腳布。我一面脫腳布，一面想：

“是的！我這一生真可悲嘆……”

在這個時候我却醒了。

我在車子裏面躺着。車子不知爲什麼正停着。四面黑黝黝的。不知是一座橋或者是峭壁。我的車夫在車前一面坐着，一面吸烟。

壽可夫却在我的身旁。壽可夫用最後的力量呻吟着，你們想想看，他的臉上盡是血。血從他的太陽穴裏那樣的向外冒着。並且那樣吱吱的叫着。

我想站起來告訴車夫，替他想點兒法子，但是我變得這樣沒有用，我失掉記憶，又跌下來了。我便又睡着了。

我第二次醒轉來却已在另一個地方了。

我在一個軟軟的床鋪上躺着。有一盞燈在我的頭上靜靜的燃着。有一個溫暖的，氣泡似的東西在我的肚子上放着，在我的身旁，有一個穿白圍衣的紅頭髮伯伯在椅子上坐着。

我說：

“紅頭髮先生，你是誰？”

他說：

“我是醫生。”

“那麼我呢？”

“你是在病院裏呢。你是一個病人。請你好好的躺着，不要動。我們剛剛從你的肚子裏拿出火漆和墨水，還有別的東西。”

我說：

“這好極了。那麼你們拿出紙頭來了嗎？”

“是的，”他說，“我們拿出來不少紙頭。”

我說：

“你們全明白了嗎？”

“明白甚麼？”他說。

我說：

“在上面寫的甚麼，你們全弄清楚了嗎？或者是甚麼全都被弄模糊了？”

“不，”他說，“這個紙頭都變成結實的一大塊了。”

“真可惜呀！”我說。

他說：

“你現在需要醫治。你需要好好的，把這個。”他說，“給你吃下去了，請你要常帶的吃彼拉米東。”

我把彼拉米東吃到肚子裏去。他坐一坐，把氣泡給我弄弄好，便走開去了。

我把腦袋掉轉過去。望一望，在這裏有些甚麼。我便看見，有許多病人躺着，睡着覺。有的呻吟着，有的說着夢話。

從我這裏隔過兩張病床去，在火爐旁邊，我看見一個熟識的面孔。

你們想想看：這便是壽可夫啊！

然而不過——他是在做甚麼呢？

他的腦袋用帆布纏着。他的一個鼻子膨脹着。他，這位壽可夫從病床上倒懸下去，在地板上不知道做着甚麼。往隙縫裏塞一種東西。

我說：

“壽可夫！”

他抬起他的半個腦袋便說：

“啊？”

我說：

“你，”我說，“你在那裏做甚麼呢？”

“我嗎？”

“是的，”我說。“你！”

“我，”他說，“我正往那裏塞彼拉米東。你要知道，”他說，

“這鬼娘的彼拉米東真使我厭煩不過。”他說，“大概全隊的人都是用彼拉米東來醫的。我想，在基督誕生之前醫生使用彼拉米東來餵士兵的。”

“怪東西！”我說。

後來我又說：

“你還活着嗎？”

“可不是嗎？”他說。

我說：

“你高興嗎？”

“我爲甚麼不麼興？”他說，“唐波夫的木偶！……”

隨後當我想罵他，我甚至想拿枕頭往他的身上打去的時候，但是我忽然沒有勁了，沒有勁了，你們要知道，我戰慄起來了，我便躺到這個枕頭上去了。我便又睡着了。

我給太陽弄得醒轉來了。這已經是一個早晨，溫暖的太陽一直的射到我的眼睛上來。我轉過身去，我還記得，我剛把腦袋掉轉過去便突然看見一個熟識的面孔。

有一個有鬍鬚的中等身材的，很精神的伯伯站在門內，向我望。

你們要知道，我馬上便把他認出來了。我雖然一次也沒有見過他，我却認識他。

“嘿，”我想，“是我們的布喬尼老兄呀！你是有着那樣的鬍子的……”

他走近我的病床來，脫下他那避雷針式的高帽子便說：“你好啊！”

我把身子抬起一些來便說：

“布喬尼同志……”

我甚至哽咽了一下。

“布喬尼同志！羅瓦盧亨同志的特務被敵人包圍了。在左面，”我說，“有斯庫洛進攻着。在右面有馬孟託夫進攻着。不，”我說，“在左面有馬孟託夫……在左面，”我說，“有烏拉凱……對不起，我說，在右面有烏拉凱……”

我忘記了。你們要知道在我的腦袋裏甚麼都混亂了。我說不出話來。我便躺下去了。

我還記得布喬尼同志把手放在我的腦門上便說：

“他又發起燒來了。必得給他拿一塊濕布來。”

但是我這個時候想起一件事，我又用力抬起身子來，說：



“布喬尼同志！請您允許，我把我的朋友來向您介紹一下，瓦西里·謝米諾維支·壽可夫。地球上唯一的英雄。”

布喬尼一面笑，一面說：

“這是那一位英雄？”

“是那一位，”我說，“半個腦袋被纏着的那一位。他還正向您笑着呢。”

“呵哈！”他說。

他便走到壽可夫病床的近前去了。

我記不得他們怎樣在那裏聚首的了。一句話，我並沒有看見我是睡着了。

兩星期後，我從病院出來便回到師團裏去。

後來到了冬天。在大新年前，從莫斯科給我寄來一份禮物：紅旗勳章。

這爲甚麼？——你們想想看……